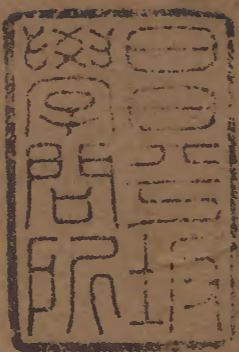


漢書

卷六十九七十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冊 | 架 | 函 | 號 |
| 三 | 二 | 二 | 二 |
| 三 | 二 | 二 | 二 |
| 三 | 二 | 二 | 二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冊 | 架 | 函 | 號 |
| 三 | 二 | 二 | 二 |
| 三 | 二 | 二 | 二 |
| 三 | 二 | 二 | 二 |

| | | | |
|------|-----------|------|--|
| 内閣文庫 | | | |
| 番號 | 漢 | 5016 | |
| 冊數 | 32 (23) | | |
| 函號 | 279 | 52 | |

三史廿六口方



漢書列傳卷六十九

王莽傳下

四年五月莽曰保成師友祭酒唐林故諫議祭酒

邪紀遂孝弟忠恕敬上愛下博通舊聞德行醇備至

於黃髮靡有愆失

師古曰黃髮老稱謂白髮盡落更生黃者

其封林為建

德侯遂為封德侯位皆特進見禮如三公賜第一區

錢三百萬授几杖馬六月更授諸侯茅土於明堂曰

予制作地理建封五等考之經藝合之傳記通於義

理論之恩之至於再三自始建國之元以來九年于

茲廼今定矣予親設文石之平陳菁茅四色之土師古

曰尚書禹貢苞匭菁茅儒者以為菁菜名也茅三春菁也而莽此言以菁茅為一物則是謂善茅為菁茅也土有五色而此云四者中 欽告于岱宗泰社后土

先祖先妣以班授之各就厥國養牧民人用成功業

其在緣邊若江南非詔所召遣侍于帝城者納言掌

貨大夫且調都內故錢予其祿師古曰調謂發取之 公歲八十

萬侯伯四十萬子男二十萬然復不能盡得莽好空

言慕古法多封爵人性實遴嗇遴讀與各同 託以地理未

定故且先賦茅土用慰喜封者是歲復明六筦之令

每一筦下為設科條防杜者罪至死吏民抵罪者

寢眾又一切調上公以下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

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盜賊起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

大怒免常官置執法左右刺姦選用能吏侯霸等分

督六尉六隊隊音遂如漢刺史與三公士郡一人從事

臨淮瓜田儀等為盜賊依阻會稽長州服虔曰姓瓜田名儀師古

曰長州即枚乘所云長州之苑 琅邪女子呂毋亦起初呂毋子為縣

吏為宰所寃殺師古曰宰縣令 毋散家財以酤酒買兵弩陰

厚貧窮少年得百餘人遂攻海曲縣殺其宰以祭子

交雅隆曰
莽好空言
句虛傲
其為人足
為傳中事

凌稚隆曰
莽惡聞亂
言與莽三
世略同

墓引兵入海其衆浸多後皆萬數莽遣使者即赦盜賊還言盜賊解輒復合問其故皆曰愁法禁煩苛不得舉手力作所得不足以給貢稅閉門自守又坐鄰伍鑄錢挾銅姦吏因以愁民民窮悉起為盜賊莽大怒免之其或順指言民驕黠當誅及言時運適然且滅不久莽說輒遷之是歲八月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為之二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成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死者五年

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為之

正月朔北軍南門災以大司馬司允費典為荊州牧見問到部方略典對曰荆揚之民率依阻山澤以漁采為業間者國張六筦稅山澤妨奪民之利連年久旱百姓飢窮故為盜賊典到部欲令明曉告盜賊歸田里假貸犁牛種食闢其租賦師古曰闢寬也幾可以解釋安集幾讀目冀莽怒免典官天下吏以不得奉祿並為姦利郡尹縣宰家累千金莽下詔曰詳考始建國二年胡虜猾夏以來諸軍吏及緣邊吏大夫以上為姦利增產致富者收其家所有財產五分之四以助邊急

公府士馳傳天下考覆貪饕饕音吐高反開吏告其將奴

婢告其主幾以禁姦姦愈甚皇孫功崇公宗坐自畫

容貌被服天子衣冠刻印三二曰維祉冠存已夏處

南山臧薄水文穎曰祉福祚也冠存已欲襲代也應劭曰夏處南山就陰涼也臧薄水亦以

除暑也二曰肅聖寶繼應劭曰莽自謂承聖舜後能肅敬得天寶龜以立宗欲繼其緒

三日德封呂圖蘇林曰宗自言以德見封又宗舅呂當遂昌熾受天下圖籍

寬家前徙合浦私與宗通發覺按驗宗自殺莽曰宗

屬為皇孫爵為上公知寬等叛逆族類而與交通刻

銅印三文意甚害不知厭足窺欲非望春秋之義君

親毋將將而誅焉師古曰春秋公羊傳之誅也以公牙將為弑逆而誅之故云然也

親謂父母也迷惑失道自取此辜嗚呼哀哉宗本名會宗

以制作去二名今復名會宗貶厥爵改厥號賜諡為

功崇繆伯以諸侯之禮葬于故同穀城郡師古曰同者宗所封

一之地宗姊妨為衛將軍王興夫人祝詛姑殺婢以絕

口事發覺莽使中常侍覺惲責問妨帶音并以責興

皆自殺事連及司命孔仁妻亦自殺仁見莽免冠謝

莽使尚書劾仁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

鳥後玄武右杖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非以驕仁

廼以尊新室之威命也。仁擅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劾，更易新冠。其好怪如此。以直道侯王涉為衛將

軍。涉者，曲陽侯根子也。根，成帝世為大司馬，薦莽自

代莽恩之。

師古曰：懷其舊恩也。

以曲陽侯非令稱。

師古曰：曲陽之名非善稱也。

也。乃追諡根曰直道，讓公涉嗣其爵。是歲赤眉、刀子

都、樊崇等以飢饉相聚，起於琅邪，轉鈔掠眾，皆萬數。

遣使者發郡國兵擊之，不能克。六年春，莽見盜賊多

乃，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天下。

下書曰：紫閣圖曰太一黃帝皆懸上天，張樂崑崙崑虛。

山之上。後世聖主得瑞者，當張樂秦終南山之上。

曰：長安南山，詩所謂終南，故秦地，故言秦也。

予之不敏，奉行未明，乃今論

矣。復以寧始將軍為更始將軍，以順符命。易不云乎：

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

李奇曰：易道生諸當生者也。師古曰：下繫之辭。

體化合變，故曰日新。

予其饗哉。欲以誑耀百姓，銷解盜賊眾，皆

笑之。初，獻新樂於明堂，太應琴，臣始冠麟韋之弁。

曰：鹿皮冠。

或聞其樂聲，曰：清厲而哀，非興國之聲也。是時

關東飢旱數年，方子都等黨眾寢多。更始將軍廉丹

擊益州，不能克，徵還。更遣復位後大司馬護軍郭興

庸部牧李暉擊蠻夷若豆等太傅犧叔士孫喜清潔
 江湖之盜賊而匈奴寇邊甚莽乃大募天下丁男及
 死罪囚吏民奴名曰豬突豨勇以為銳卒一切稅天
 下吏民訾三十取一繖帛皆輸長安令公卿以下至
 郡縣黃綬皆保養軍馬師古曰保者言不許其有死失多少各以秩

為差又博募有奇技術可以攻匈奴者將待以不次
 之位言便宜者以萬數或言能度水不用舟楫楫音集

連馬接騎濟百萬師或言不持斗糧服食藥物三軍
 不飢或言能飛一日千里可窺匈奴莽輒試之取大

鍾人傑曰
寫莽校點
三賴狀的
助筆

鳥翻為兩翼師古曰羽本日頭與身皆著毛通引環

紐飛數百步墮莽知其不可用苟欲獲其名皆拜為
 理軍賜以車馬待發初匈奴右骨都侯湏卜當其妻

王昭君女也嘗內附莽遣昭君兄子和親侯王歛誘
 呼當至塞下脅將詣長安強立以為湏卜善于後安

公師古曰善于者匈奴之號也始欲誘迎當大司馬

嚴尤諫曰當在匈奴右部兵不侵邊單于動靜輒語
 中國此方面之大助也于今迎當置長安橐街一胡

人耳師古曰橐街蠻夷館所在也不如在匈奴有益莽不聽既得

當欲遣尤與廉丹擊匈奴皆賜姓徵氏號二徵將軍
當誅單于輿而立當代之師古曰輿者時見為單于之名出車城西

橫廐未發尤素有智略非莽攻代四夷數諫不從著
古名將樂毅自起不用之意及言邊事凡三篇奏以

風諫莽及當出廷議尤固言匈奴可且以為後先憂
山東盜賊莽大怒乃策尤曰視事四年蠻夷猾夏不

能遏絕寇賊姦宄不能殄滅不畏天威不用詔命貌
很自臧持必不移師古曰貌很言其很戾見於容貌也臧善也自以為善而固持其所

見不可移也移易也懷執異心非沮軍議未忍致于理其上大司
馬武建伯印鞞歸故都以降符伯董忠為大司馬翼

平連率田況奏郡縣訾民不實師古曰舉百姓訾財不以實數莽復

三十稅一以況忠言憂國進爵為伯賜錢二百萬眾
庶皆詈之青徐民多棄鄉里流亡老弱死道路壯者

入賊中夙夜連率韓博上言有奇士長丈大十圍來
至臣府曰欲奮擊胡虜自謂巨母霸出於蓬萊東南

五城西北昭如海瀕師古曰昭如者海名也瀕涯也輶車不能載三

馬不能勝即日以大車四馬建虎旗載霸詣闕霸卧
則枕鼓以鐵著食此皇天所以輔新室也願陛下作

王禕曰王莽伐匈奴而不憂盜賊與煬帝高麗而不憂盜賊耳

漢書列傳 卷之九 九十一

大甲高車賁育之衣遣大將一人與虎賁百人迎之

於道京師門戶不容者開高大之以視百蠻鎮安天

下博意欲以風莽晉灼曰諷言毋得篡盜而霸莽聞惡之留霸在

所新豐師古曰在所謂其見到之處更其姓曰巨毋氏謂因文毋

太后而霸王符也師古曰莽字巨君若言文毋出此人使我致霸王徵博下

獄以非所宜言棄市明年改元曰地皇從三萬六千

歲歷號也地皇元年正月乙未赦天下下書曰方出

軍行師敢有趨謹犯法者輒論斬毋須時師古曰趨謹謂趨走

而謹謹也盡歲止師古曰至此歲盡而止於是春夏斬人都市百姓

震懼道路以目二月壬申日正黑莽惡之下書曰迺

者日中見昧陰薄陽黑氣為變百姓莫不驚怪兆域

大將軍王匡遣吏考問上變事者蔽蔽上之明是以

適見于天師古曰適音適謫謫責也見音胡電反以正于理塞大異焉莽

見四方盜賊多復欲厭之厭音葉反又下書曰予之皇

初祖考黃帝定天下將兵為上將軍建華蓋立斗獻

師古曰獻音犧謂斗魁及杓未如勺之形也內設大將外置大司馬五人

大將軍二十五人偏將軍百二十五人裨將軍千二

百五十人校尉萬二千五百人司馬三萬七千五百

人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當百二十二萬五千人晉灼

曰當亦官名也師古曰當百官名百非其數士吏四十五萬人士千三百

五十萬人晉灼曰自五大司馬至此皆以五乘之也師古曰晉說非也從上計之或五或十或

兩或三應協於易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弦木為弧

剡木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言予受符命之文稽

前人將條備焉於是置前後左右中大司馬之位賜

諸州牧號為大將軍郡卒正連帥大尹為偏將軍屬

令長裨將軍縣宰為校尉乘傳使者經歷郡國日且

十輩倉無見穀以給傳車馬不能足賦取道中車馬

師古曰於道中行者取辦於民七月大風毀王路堂

復下書曰乃壬午晡時有烈風雷雨發屋折木之變

予甚弁馬予甚栗馬予甚恐馬師古曰弁疾也日舟撫手也言驚懼也

伏念一句迷廼解矣師古曰先言烈風雷雨後言迷廼解矣蓋取舜納于大麓烈風

雷雨不迷昔符命文立安為新遷王服虔曰安莽弟三子也遷音仙

以為言也臨國維陽為統義陽王是時予在攝假

謙不敢當而以為公其後金匱文至議者皆曰臨國

維陽為統謂據土中為新室統也宜為皇太子自此

後臨久病雖瘳不平朝見挈茵輿行服虔曰有疾以執茵輿之行也

師古曰謂坐茵褥之上而令見王路堂者張於西廂

四人對舉茵之四角輿而行李奇曰張帳也更衣中謂又以皇后

及後閣更衣中朝賀易衣服處室屋名也被疾臨且去本就舍妃妾在東永巷師古曰言臨侍

居而來就此止息是疾故去其本所壬午烈風毀王路西廂及後閣

以妃妾在東永巷也更衣中室昭寧堂池東南榆樹大十圍東僵擊東閣

閣即東永巷之西垣也皆破折瓦壞發屋拔木予甚

驚焉又候官奏月犯心前星厥有占予甚憂之伏念

紫閣圖文太一黃帝皆得瑞以僊後世褒主當登終

南山李奇曰褒所謂新遷王者乃太一新遷之後也

服虔曰太一黃帝欲統義陽王乃用五統以禮義登

令安追繼其後也陽上遷之後也臨有兄而稱太子名不正宣尼公曰

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民無所錯手足師古

曰莽追諡孔子惟即位以來陰陽未和風雨不時數

為喪成宣尼公遇枯旱蝗螟為災穀稼鮮耗百姓苦饑蠻夷猾夏寇

賊姦宄人民正營無所錯手足師古曰正營惶恐不

深惟厥咎在名不正焉其立安為新遷王臨為統義

陽王幾以保全二子子孫千億外攘四夷內安中國

焉是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臧在室匣中者師古

日匣也出自樹立外堂上樹豎也良久乃委地吏卒見者

以聞莽惡之下書曰寶黃廝赤服虔曰以黃為寶自用其行氣也廝赤廝

役賤者皆衣赤賤漢行也其令郎從官皆衣絳望氣為數者多言

有土功象莽又見四方盜賊多欲視為自安能建萬

世之基者乃下書曰予受命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

府帑空虛百姓匱乏宗廟未修且祿祭於明堂太廟

夙夜永念非敢寧息深惟吉昌莫良於今年予乃卜

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劉德曰長安南也師古曰黃圖在西波池郎池

皆在石城南上林中玉食謂龜為玉兆之文而墨食也波音彼皮反予又卜金水之南

明堂之西亦惟玉食予將親築焉於是遂營長安城

南師古曰蓋所謂金水之南明堂之西提封百頃九月甲申莽立載行

視師古曰立載謂立而乘車也親舉築三下司徒王尋大司空王

邑持節及侍中常侍執法杜林等數十人將作崔發

張邯師古曰將領築作之人說莽曰德盛者文縟文禮文也縟繁也音辱

宜崇其制度宣視海內且令萬世之後無以復加也

莽乃博徵天下工匠諸圖畫以望法度筭及吏民以

義入錢穀助作者駱驛道路壞徹城西苑中建章承

光包陽大臺儲元宮及平樂當路陽祿館凡十餘所

師古曰自建章以下至取其材瓦以起九廟是月大

雨六十餘日令民入米六百斛為郎其郎吏增秩賜

爵至附城九廟一曰黃帝太初祖廟二曰帝虞始祖

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世祖昭廟

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凡五廟不墮云墮毀也六曰

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王尊禰穆廟八曰

陽平頃王戚禰昭廟九曰新都顯王戚禰穆廟殿皆

重屋太初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十七丈餘廟

半之為銅薄櫨師古曰薄櫨柱上枅即今所謂楹也櫨音盧飾以金銀

文窮極百工之巧帶高增下師古曰本因高地而建立之其旁下者更增築

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鉅鹿男子馬適求等

謀舉燕趙兵以誅莽師古曰馬適姓也求名也大司空士王丹發

覺以聞莽遣三公大夫逮治黨與師古曰逮連捕之也連及郡

國豪桀數千人皆誅死封丹為輔國侯自莽為不順

時令百姓怨恨莽猶安之又下書曰惟設此壹助之

法以來常安六鄉巨邑之都枹鼓稀鳴盜賊衰少師古

曰巨大也枹所以百姓安土歲以有年此乃立權之

擊鼓者也音孚

力也今胡虜未滅誅蠻獫未絕焚江湖海澤麻沸盜

凌稚隆曰

以土功勞

民則民怨

而亂易起

乃莽已見

盜賊聚多

而願欲崇

制度示得

意是所謂

刑盜術耶

祗以速亂

爾以故下

文書舉兵

者接踵班

氏有懲意

焉

慮者治曰

當時數義

兵心漢世

者同姓不

過曰劉崇

曰劉曾曰

劉貴曰劉

快曰劉定

劉都數人

異姓不過

曰在表曰

趙明霍鴻

曰張元曰

馬適數人

賊未盡破殄

師古曰麻沸言如亂麻而沸漏

又興奉宗廟社稷之大

作民衆動搖今復壹切行此令盡二年止之以全元

元救愚姦是歲罷大小錢更行貨布長二寸五分廣

一寸直貨錢二十五貨錢徑一寸重五銖枚直一兩

品並行敢盜鑄錢及偏行布貨伍人知不發舉皆沒

入爲官奴婢

師古曰伍人同伍之人若今伍保者也

太傅平晏死以子

虞唐尊爲太傅尊曰國虛民貧咎在奢泰乃身短衣

小衷乘牝馬柴車

師古曰柴車卽棧車

藉橐瓦器

師古曰藉橐去蒲弱也瓦

器以瓦爲食器

又以歷遺公卿

師古曰以瓦器盛食遺公卿也

出見男女不

異路者尊自下車以象刑赭幡汙染其衣

師古曰赭幡以赭汁

漬巾莽聞而悅之下詔申敕公卿思與厥齊

師古曰令與尊

同此操行也

封尊爲平化侯是時南郡張霸江夏羊牧王

匡等起雲杜綠林號曰下江兵

晉灼曰本起江夏雲杜縣後分西上入南

郡屯藍田故號下江兵也

衆皆萬餘人武功中水鄉民三舍塾爲

池

塾陷也音丁念反

二年正月以州牧位三公刺舉怠解更

置牧監副秩元士冠法冠行事如漢刺史是月莽妻

死諡曰孝睦皇后葬渭陵長壽園西令永侍文母名

陵曰億年初莽妻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莽令太

子臨居中養焉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

愔音一尋反

能為

星語臨宮中且有白衣會臨喜以為所謀且成後貶

為統義陽王出在外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予書

曰上於子孫至嚴前長孫中孫年俱三十而死

中讀日仲

今臣臨復適三十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

所在

師古曰中室室中也臨自言欲於室中自保全不可得耳

莽候妻疾見其書

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碧等考問

具服姦謀殺狀莽欲秘之使殺案事使者司命從事

埋獄中家不知所在賜臨藥臨不肯飲自刺死使侍

中票騎將軍同說侯林賜魂衣璽鞞

說讀日悅

策書曰符

命文立臨為統義陽王此言新室即位三萬六千歲

後為臨之後者乃當龍陽而起前過聽議者以臨為

太子有烈風之變輒順符命立為統義陽王在此之

前自此之後不作信順弗蒙厥佑天年隕命嗚呼哀

哉迹行賜諡諡曰繆王又詔國師公臨本不知星事

從愔起愔亦自殺是月新遷王安病死初莽為侯就

國時幸侍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典增秩生男

匡女畢開明生女捷皆留新都國以其不明故也師古

日言侍者或與外人私通及安疾甚莽自病無子為古

安作奏使上言興等毋雖微賤屬猶皇子不可以棄

章視羣公師古曰以所上之章備示之皆曰安友于兄弟宜及春

夏加封爵於是王車遣使者迎興等封興為功修

公匡為功建公畢為睦修任捷為睦逮任孫公明公

壽病死旬月四喪焉莽壞漢孝武昭廟公葬子孫

其中魏成大尹李焉與卜者王況謀況謂焉曰新室

卽位以來民田奴婢不得賣買數改錢貨徵發煩

軍旅騷動四夷並侵百姓怨恨盜賊並起漢家當復

興君姓李李者徵徵火也徵音竹當為漢輔因為焉

作讖書言文帝發忿居地下趣軍北告匈奴南告越

人江中劉信執敵報怨復續古先四年當發軍江湖

有盜自稱楚王姓為劉氏萬人成行行音胡不受赦

令欲動秦維陽十一年當相攻太白楊光歲星入東

井其號當行號謂號又言莽大臣吉凶各有日期會

合十餘萬言焉令吏寫其書吏亡告之莽遣使者卽

捕焉獄治皆死三輔盜賊麻起乃置捕盜都尉官令

執法謁者追擊長安中建鳴鼓攻賊幡而使者隨其
 後遣太師犧仲景尚更始將軍護軍王黨將兵擊青
 徐國師和仲曹放助郭興擊句町轉天下穀幣詣西
 河五原朔方漁陽每一郡以百萬數欲以擊匈奴秋
 隕霜殺菽關東大飢民犯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為官
 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
 鍾官以十萬數師古曰琅當長鑠也到者易其夫婦
師古曰改相配愁苦死者什六七孫熹景尚曹放等
匹不依其舊也擊賊不能克軍師放縱百姓重困莽以王況讖言

楚當興李氏為輔欲厭之廼拜侍中掌收大夫李參

為大將軍揚州牧賜名聖

師古曰改其舊名以聖代謹

使將兵奮

擊上谷儲夏自請願說瓜田儀

服虔曰儀夏人姓也

莽以為中

郎使出儀

師古曰說之令自出

儀文降未出而死

師古曰上文書言降而身

未出莽求其尸葬之為起冢祠室謚曰瓜寧殤男幾以

招來其餘然無肯降者閏月丙辰大赦天下天下大

服民私服在詔書前亦釋除

張晏曰莽妻本以此歲死天下大服也私服自

喪其親郎陽成修獻符命言繼立民毋又曰黃帝以

百二十女致神僊莽於是遣中散大夫謁者各四十

五人分行天下博采鄉里所高有淑女者上名莽夢長樂宮銅人五枚起立莽惡之念銅人銘有皇帝初兼天下之文即使尚方工鑄滅所夢銅人膺文鑄鑿也音

子全又感漢高廟神靈師古曰謂遣虎賁武士入高

廟拔劔四面提擊提擲也音斧壞戶牖師古曰以桃

湯赭鞭鞭灑屋壁師古曰桃湯灑之赭令輕車校尉

居其中又令中軍北壘居高寢師古曰徙北軍壘之

或言黃帝時建華蓋以登僊莽乃造華蓋九重高

八丈一尺金瑤羽葆師古曰瑤讀曰瓜載以秘機四

輪車服虔曰蓋高八丈其柱皆有屈膝可上下屈申

駕六馬力士三百人黃衣幘車上人擊鼓輓者皆呼

登仙莽出令在前百官竊言此似輜車非僊物也師古

日輜車載是歲南郡秦豐眾且萬人平原女子遲昭

平能說經傳以八投服虔曰博奕經亦聚數千人在

河阻中莽召問羣臣禽賊方略皆曰此天囚行尸命

在漏刻故左將軍公孫祿徵來與議祿曰太史令宗

宣典星歷候氣變以凶為吉亂天文誤朝廷太傅平

化侯飾虛偽以媮名位賊夫人之子國師嘉信公顛

玉維楨曰
祿此議深
切時弊

漢書列傳

卷之六

三

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惑明學男張邯地理侯孫
陽造井田使民棄工業犧和魯匡設六筦以窮工商
說符侯崔發阿諛取容令下情不上通宜誅此數子
以慰天下又言匈奴不可攻當與和親臣恐新室憂
不在匈奴而在封域之中也莽怒使虎賁扶祿出然
頗采其言左遷魯匡為五原卒正以百姓怨非故六
筦非匡所獨造莽厭衆意而出之厭滿也音
一艷反初四方

皆以饑寒窮愁起為盜賊稍稍羣聚常思歲孰得歸
鄉里衆雖萬數直稱巨人從事三老祭酒師古曰直
讀曰但言

不為大號不敢略有城邑轉掠求食日闕而已師古曰闕
盡也隨口

盡也闕音
空穴反諸長吏牧守皆自亂鬪中兵而死師古曰
中傷也

賊非敢欲殺之也而莽終不論其故是歲大司馬士
按章豫州師古曰有上章相
告者就而按治之為賊所獲賊送付縣士

還上書具言狀莽大怒下獄以為誣罔因下書責七

公曰夫吏者理也宜德明恩以牧養民仁之道也抑

強督姦捕誅盜賊義之節也今則不然盜發不輒得

至成羣黨遮略乘傳宰士士得脫者又妄自言我責

數賊何故為是賊曰以貧窮故耳賊護出我今人

漢書列傳 卷之六 三

議者率多若此惟貧困饑寒犯法為非大者群盜小者偷宄不過二科

師古曰宄謂穿牆為盜也

今乃結謀連黨以下

百數是逆亂之大者豈饑寒之謂邪七公其嚴敕卿

大夫卒正連率庶尹謹收養善民急捕殄盜賊有不

同心并力疾惡黜賊而安曰饑寒所為輒捕繫請其

罪於是羣下愈恐莫敢言賊情者亦不得擅發兵賊

由是遂不制唯翼平連率曰況素果敢發民年十八

以上四萬餘人授以庫兵與刻石為約赤糜聞之不

敢入界

師古曰糜眉也以朱塗眉故曰赤眉古字通用

況自劾奏莽讓況未

賜虎符而擅發兵此弄兵也厥辜之興

師古曰擅發之罪與乏軍

與同科也

以況自詭必禽滅賊故且勿治

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

後況自請出界擊賊所嚮皆破莽以璽書令況領青

徐二州牧事況上言盜賊始發其原甚微非部吏伍

人所能禽也咎在長吏不為意縣欺其郡郡欺朝廷

實百言十實千言百朝廷忽略不輒督責遂至延曼

連州

延音弋戰反曼與蔓同

乃遣將率多發使者傳相監趣郡

縣力事上官應塞詰對

塞當也

共酒食具資用以救斷

斬

師古曰交懼斬死之刑也

不給復憂盜賊治官事

給暇也

將率又

凌稚隆曰其原甚微即上文飢寒窮愁之語

不能躬率吏士戰則為賊所破吏氣寢傷徒費百姓
前幸蒙赦令賊欲解散或反遮擊恐入山谷轉相告
語故郡縣降賊皆更驚駭恐見詐滅因饑饉易動旬
日之間更十餘萬人此盜賊所以多之故也今雒陽
以東米石二千竊見詔書欲遣太師更始將軍二人
爪牙重臣多從人眾道上空竭少則亡以威視遠方
宜急選牧尹以下明其賞罰收合離鄉小國無城郭
者徙其老弱置大城中積藏穀食并力固守賊來攻
城則不能下所過無食執不得羣聚如此招之必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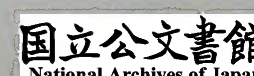
此後隆昌
假令田况

說非宜者
假令田况

而在盜巢
不足慮也

是國有天
意哉

擊之則滅今空復多出將率郡縣苦之反甚於賊宜
盡徵還乘傳諸使者以休息郡縣委任臣况以二州
盜賊必平定之莽畏惡况陰為發代遣使者賜况璽
書使者至見况因令代監其兵况隨使者西到拜為
師尉大夫况去齊地遂敗三年正月九廟蓋構成納
神主莽謁見大駕乘六馬以五采毛為龍文衣著角
長三尺師古曰以
被馬上也華蓋車元戎十乘在前因賜治廟
者司徒大司空錢各千萬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封
都匠仇延為邯淡里附城師古曰都匠大匠也邯音
胡敢反淡音大敢反豐盛



按宋邵氏
皇極經世
之說祖此

漢書列傳

卷之六

百五

之、二月、霸橋災、數千人、以水沃救、不滅、莽惡之、下書
意

曰夫三皇象春五帝象夏三王象秋五伯象冬皇王

德運也伯者繼空續乏以成歷數故其道駁惟常安

御道多以所近為名迺二月癸巳之夜甲午之辰火

燒霸橋從東方西行至甲午夕橋盡火滅大司空行

視考問或云寒民舍居橋下師古曰舍止宿也疑以火自燎

為此災也師古曰燎謂灸令服也其明且即乙未立春之日也

予以神明聖祖黃虞遺統受命至于地皇四年為十

五年正以三年終冬絕滅霸駁之橋欲以興成新室

統壹長存之道也又戒此橋空東方之道今東方歲

荒民饑道路不通東岳太師亟科條開東方諸倉賑

貸窮乏以施仁道其更名霸館為長存館霸橋為長

存橋是月赤眉殺太師犧仲景尚關東人相食四月

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師古曰東謂東出也祖都門外

師古曰祖道送匡丹都門外天大雨霑衣土長老嘆曰是為泣軍

莽曰惟陽九之阨與害氣會究于去年枯旱霜蝗饑

饉薦臻薦讀日荐存仍也百姓困乏流離道路於春尤甚予

甚悼之今使東岳太師特進襄新侯開東方諸倉賑

漢書列傳

卷之六

百五

雜植曰
按史書
補况之
言借况之
言不見用
也

貸窮乏太師公所不過道分遣大夫謁者竝開諸倉

以全元元太師公因與廉丹大使五威司命位右大

司馬更始將軍平均侯之交州填撫所掌之往也填音竹亦反

及青徐故不軌盜賊未盡解散後復屯聚者皆清潔

之期於安兆黎矣太師更始令將銳士十餘萬人所

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

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莽又多遣大夫謁者分

教民煮草木為醪醪不可食重為煩費莽下書曰惟

民困乏雖溥開諸倉以賑贍之猶恐未足其且開天

下山澤之防諸能采取山澤之物而順月令者其恣

聽之勿令出稅至地皇三十年如故是王光上戊之

六年也孟康曰戊土也莽所作歷名如令豪吏猾民辜而權之小

民弗蒙非予意也師古曰辜擢謂獨專其利而令他人犯者得罪辜也易不云

乎損上益下民說無疆師古曰益卦求辭也言損上以益下則人皆歡悅無窮竟

書云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師古曰洪範咨虘羣公可

不憂哉師古曰咨者嘆息之言是時下江兵盛新市朱鮪平林

陳牧等皆復聚眾攻擊鄉聚莽遣司命大將軍孔仁

部豫州納言大將軍嚴尤秩宗大將軍陳茂擊荊州

各從吏士百餘人乘舡從渭入河至華陰迺出乘傳

到部募士尤謂茂曰遣將不與兵符必先請而後動

是猶繼韓盧而責之獲也師古曰繼繫也韓盧古韓國之名犬也黑色曰盧

夏蝗從東方來蜚蔽天蜚古飛字至長安入未央宮緣殿

閣莽發吏民設購賞捕擊莽以天下穀貴欲厭之為

太倉置衛交戟名曰政始掖門流民入關者數十萬

人迺置養贍官稟食之師古曰稟給也使者監領與小吏共

盜其稟饑死者十七八先是莽使中黃門王業領長

安市買賤取於民民甚患之業以省費為功賜爵

城莽聞城中饑饉以問業業曰皆流民也乃市所賣

梁餽肉羹持入視莽曰居民食咸如此莽信之冬無

鹽索盧恢等舉兵反城師古曰索盧姓也恢名也反城據城以及也廉丹

王匡攻拔之斬首萬餘級莽遣中郎將奉璽書勞丹

匡進爵為公封吏士有功者十餘人赤眉別校董憲

等眾數萬人在梁郡王匡欲進擊之廉丹以為新拔

城罷勞當且休士養威匡不聽引兵獨進丹隨之合

戰成昌師古曰成昌地名也兵敗匡走丹使吏持其印鞞符節

付匡曰小兒可走吾不可遂止戰死校尉汝雲王隆

等二十餘人別鬪聞之皆曰廉公已死吾誰為生馳

犇賊皆戰死莽傷之下書曰惟公多擁選士精兵眾

郡駿馬倉穀帑藏皆得自調師古曰調謂發取也音徒鈞反忽於詔

策離其威節騎馬呵譟師古曰忽謂怠忘也譟羣呼也為狂刃所害

烏呼哀哉賜謚曰果公國將哀章謂莽曰皇祖考黃

帝之時中黃直為將破殺蚩尤今臣居中黃直之位

願平山東莽遣章馳東與太師匡并力又遣大將軍

陽浚守敖倉司徒王尋將十餘萬屯維陽填南宮音填

竹刃反大司馬董忠養士習射中軍北壘大司空王邑

兼三公之職司徒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廐師古曰霸昌觀之說

也三輔黃圖曰在城外也亡其黃鉞尋士房揚素狂直廼哭曰此

經所謂喪其齊斧者也應劭曰齊利也亡其利斧言無以復斷斬也此易巽卦上

九爻辭自劾去莽擊殺揚四方盜賊往往數萬人攻城

邑殺二千石以下太師王匡等戰數不利莽知天下

潰畔事窮計迫廼議遣風俗大夫司國憲等分行天

下除井田奴婢山澤六筮之禁即位以來詔令不便

於民者皆收還之待見未發會世祖與兄齊武王伯

升宛人李通等師古曰世祖謂光武皇帝師春陵子弟數千人招

致新市平林朱鮪陳牧等合攻拔棘陽是時嚴尤陳
 茂破下江兵成丹王常等數千人別走入南陽界十
 一月有星孛于張東南行五日不見莽數召問太史
 令宗宣諸術數家皆繆對言天文安善羣賊且滅莽
 差以自安四年正月漢兵得下江王常等以為助兵
 擊前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皆斬之殺其眾數萬
 人初京師聞青徐賊眾數十萬人訖無文號旌旗表
 識師古曰文謂文章號謂大位號也咸怪異之好事
 者竊言此豈如古三皇無文書號謚邪師古曰欲其
 也事咸故云然

按雅內曰
 視為自安
 曰莽猶安
 之曰莽差
 以自安曰
 外欲視以

也莽亦心怪以問羣臣羣臣莫對唯嚴尤曰此不足
 怪也自黃帝湯武行師必待部曲旌旗號令今此無
 有者直饑寒群盜犬羊相聚不知為之耳莽大說群
 臣盡服及後漢兵劉伯升起皆稱將軍攻城略地既
 殺甄阜移書稱說莽聞之憂懼漢兵乘勝遂圍宛城
 初世祖族兄聖公先在平林兵中三月辛巳朔平林
 新市下江兵將王常朱鮪等共立聖公為帝改年為
 更始元年拜置百官莽聞之愈恐欲外視自安迺染
 其須髮進所徵天下淑女杜陵史氏女為皇后聘黃

日安官史
八滿舉語
甚麻相貫

金三萬斤車馬奴婢雜帛珍寶以巨萬計莽親迎於前殿兩階間成同牢之禮于上西堂備和嬪美人御和人三位視公嬪人九視卿美人二十七視大夫御人

八十一視元士凡百二十人皆佩印鞞執弓韣師古曰禮

記月令仲春之月亥鳥至之日以太牢祠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高禘之前韣弓衣也帶之者求男子之祥也故莽依放之馬韣音獨封皇后父諡

為和平侯拜為寧始將軍諡子二人皆侍中是日大

風發屋折木羣臣上壽曰迺庚子雨水灑道辛丑清

靚無塵靚即靜字其夕穀風迅疾從東北來師古曰穀風即谷風辛

丑巽之官日也巽為風為順后詛明母道得溫和慈

惠之化也易曰受茲介福于其王母師古曰晉卦六二爻也介大也

王母禮曰承天之慶萬福無疆師古曰禮之祝詞諸欲依廢

漢火劉皆沃灌雪除殄滅無餘雜矣百穀豐茂庶草

蕃殖元元驩喜兆民賴福天下幸甚莽日與方士涿

郡昭君等於後宮考驗方術縱淫樂馬大赦天下然

猶曰故漢氏春陵侯羣子劉伯升與其族人婚姻黨

與妄流言惑眾悖畔天命及手害更始將軍廉丹前

隊大夫甄阜屬正梁丘賜及北狄胡虜逆與洎南燹

變雅隆曰
按是時民
困於飢饉
厄於征賦
且望真主
之採援也
而莽尚欲
懸賞以
奔走天下

急
聖矣採錄

變約言曰

是時天下

危如累卵

翟晏時之故習乎抑

何思也

氏下然猶

曰三字冷

而有味

虜若豆孟遷不用此書

師古曰與匈奴單于名也洎及也若豆孟遷蠻爨之名也

言伯升已下孟遷以

有能捕得此人者皆封為上公

食邑萬戶賜寶貨五十萬又詔太師王匡國將哀章

司命孔仁兗州牧壽良卒正王閔揚州牧李聖丞進

所部州郡兵凡三十萬衆迫措青徐盜賊

師古曰措讀與竿同

音莊納言將軍嚴尤秩宗將軍陳茂車騎將軍王巡

左隊大夫王吳亟進所部州郡兵凡十萬衆迫措前

隊醜虜明告以生活丹青之信

師古曰生活謂來降者不殺之也丹青之

信言明

復迷惑不解散皆并力合擊殄滅之矣大司

空隆新公宗室戚屬前以虎牙將軍東指則反虜破

壞西擊則逆賊靡碎此乃新室威寶之臣也如黠賊

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剝絕之矣

剝截

也音子

遣七公幹士隗躡等七十二人分下赦令曉

諭云躡等既出因逃亡矣四月世祖與王常等別攻

潁川下昆陽郾定陵

師古曰三縣之名也郾音一扇反

莽聞之愈恐

遣大司空王邑馳傳之雒陽與司徒王尋發衆郡兵

百萬號曰虎牙五威兵平定山東得顓封爵政決於

邑除用徵諸明兵法六十三家術者各持圖書受器

接政決於邑伏下文不聽嚴斷案

械備軍吏領府庫以遣邑多齎珍寶猛獸欲視饒富
 用怖山東邑至雒陽州郡各選精兵牧守自將定會
 者四十二萬人餘在道不絕車甲士馬之盛自古出
 師未嘗有也六月邑與司徒尋發雒陽欲至宛道出
 潁川過昆陽昆陽時已降漢漢兵守之嚴尤陳茂與
 二公會二公縱兵圍昆陽嚴尤曰稱尊號者在宛下
 宜亟進彼破諸城自定矣邑曰百萬之師所過當滅
 今屠此城喋血而進前歌後舞顧不快邪遂圍城數
 十里城中請降不許嚴尤又曰歸師勿過圍城為之

關 師古曰此兵法之言也 可如兵法使得逸出以怖宛

下邑又不聽會世祖悉發圍定陵兵數千人求救昆

陽尋邑易之自將萬餘人行陳師古曰巡行軍陣也救諸營皆

按部毋得動獨迎與漢兵戰不利大軍不敢擅相救

漢兵乘勝殺尋昆陽中兵出竝戰邑走軍亂天風蜚

瓦雨如注水大衆崩壞號諠諠音呼虎豹股栗士卒奔

走各還歸其郡邑獨與所將長安勇敢數千人還雒

陽關中聞之震恐盜賊竝起又聞漢兵言莽鴆殺孝

平帝莽乃會公卿以下於王路堂開所為平帝請命

吳京曰莽
 至此猶藉
 口金藤之
 策與符命
 之事如獨
 領愧於心
 乎觀其禮

易之詞真
可以發于
皆一笑

金滕之策泣以視羣臣命明學男張邯稱說其德及

符命事因曰易言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古師

曰同人卦九三爻辭也莽平草也言伏兵戎於草莽之中升高陵而望不敢前進至于三歲不能起也

莽皇帝之名升謂劉伯升高陵謂高陵侯子翟義也

言劉伯升翟義為伏戎之兵於新皇帝世猶殄滅不

興也羣臣皆稱萬歲又令東方檻車傳送數人言劉

伯升等皆行大戮民知其詐也先是衛將軍王涉素

養道士西門君惠君惠好天文識記為涉言星孛掃

宮室劉氏當復興國師公姓名是也涉信其言以語

大司馬董忠數俱至國師殿中廬道語星宿師古曰廬者宿

止之處道謂說之也國師不應後涉特往對歎涕泣言誠欲與

公共安宗族奈何不信涉也歎因為言天文人事東

方必成涉曰新都哀侯小被病功顯君素耆酒疑帝

本非我家子也如淳曰言莽母洛薄耆酒淫逸得莽耳非王氏子也設此詐欲以自別不

受誅董公主中軍精兵涉領宮衛伊休侯主殿中如同

心合謀共劫持帝東降南陽天子可以全宗族不者

俱夷滅矣伊休侯者歆長子也為侍中五官中郎將

莽素愛之歆怨莽殺其三子又畏大禍至遂與涉忠

謀欲發歆曰當待太白星出迺可忠以司中大賢起
 武侯孫伋亦主兵復與伋謀伋歸家顏色變不能食
 妻怪問之語其狀妻以告弟雲陽陳邯邯欲告之七
 月伋與邯俱告莽遣使者分召忠等時忠方講兵都
 肄師古曰肄習也護軍王咸謂忠謀久不發恐漏泄不
 如遂斬使者勒兵入忠不聽遂與歆涉會省戶下莽
 令覺暉責問皆服中黃門各拔刃將忠等送廬忠拔
 劍欲自刎侍中王望傳言大司馬反黃門持劍共格
 殺之省中相驚傳勒兵至郎署皆拔刃張弩更始將

軍史謹行諸署告郎吏曰大司馬有狂病發已誅皆

令弛兵莽欲以厭凶使虎賁以斬馬劍挫忠挫讀盛

以竹噐傳曰反虜出下書赦大司馬宮屬吏士為忠

所誣誤謀反未發覺者收忠宗族以醇醢毒藥尺白

刃叢棘并一坎而埋之劉歆王涉皆自殺莽以二人

骨肉舊臣惡其內潰師古曰王涉骨肉也故隱其誅伊休

侯疊又以素謹歆訖不告師古曰訖猶竟也歆但免

侍中中郎將更為中散大夫後日殿中鉤盾土山僊

人掌旁有白頭公青衣鄭人曰僊人以掌承承露盤也郎吏見者私

謂之國師公衍功侯喜素善卦莽使筮之曰憂兵火
莽曰小兒安得此左道是廼予之皇祖叔父子僑欲
來迎我也莽軍師外破大臣內畔左右亡所信不能
復遠念郡國欲講邑與計議講音呼崔發曰邑素小心

今失大衆而徵恐其執節引決宜有以大慰其意於
是莽遣發馳傳諭邑師古曰謂諭告之我年老毋適子欲傳

邑以天下救亡得謝見勿復道邑到以為大司馬大
長秋張邯為大司徒崔發為大司空司中壽容苗訢

為國師同說侯林為衛將軍莽憂懣不能食懣音備

飲酒啗鰕魚師古曰鰕海魚也音電讀軍書倦因馮几寐不復

就枕矣馮讀曰憑性好時日小數及事迫急置為厭勝遣

使壞涓陵延陵園門罟罟曰毋使民復思也又以墨

洿色其周垣師古曰洿染之變其舊色也洿音一故反號將軍曰歲宿申

水為助將軍右庚刻木校尉前丙耀金都尉又曰執

大斧伐枯木流大水滅發火如此屬不可勝記秋太

白星流入太微燭地如月光成紀隗崔兄弟共劫大

尹李育師古曰成紀隴西之縣以兄子隗躄為大將軍攻殺雍

州牧陳慶安定卒正王旬并其衆移書郡縣數莽罪

按太白星流入一段
應上劉歆所書
移號將軍
目一段正所謂時日小數也

惡萬於桀紂是月析入鄧曄于匡起兵南鄉百餘人

師古曰析南鄉之縣南鄉析縣之鄉名

時析宰將兵數千屯鄠亭備武

關鄠音口堯反

曄匡謂宰曰劉帝已立君何不知命也宰

請降盡得其衆曄自稱輔漢左將軍匡右將軍拔析

丹水攻武關都尉朱萌降進攻右隊大夫宋綱殺之

西拔湖

師古曰湖弘農之縣也本屬京兆

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

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馱之

師古曰周禮春官之

屬女巫巫氏之職曰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哭者所以

告哀也春秋左氏傳宣十二年楚子圍鄭旬有七日

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太官且巷出車吉

國人大臨守曄者皆哭故發引之以為言也

故易稱

先號咷而後笑師古曰咷音逃宜呼嗟告天以

求救莽自知敗廼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本末仰

天曰皇天既命授臣莽何不殄滅衆賊即令臣莽非

是願下雷霆誅臣莽因搏心大哭氣盡伏而叩頭又

作告天策自陳功勞千餘言諸生小民會旦夕哭為

設殮粥殮古殮字音干安反

甚悲哀及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

至五千餘人薨暉將領之莽拜將軍九人皆以虎為

號號曰九虎將北軍精兵數萬人東內其妻子宮中

以為質時省中黃金萬斤者為一匱尚有六十匱黃

漢京曰先
殺莽省中
黃金之眾

功後叙以
錢四十與
九虎士非
特語有次
第且見莽
之不諱時
勢而一於
人貪饕云

漢書及傳

門鉤盾臧府中尚方處處各有數匱長樂御府中御

府及都內平準帑臧錢息珠玉財物甚衆師古曰御府有令丞

少府之屬官也掌珍物中御府者皇后之府莽愈愛

臧也平準令丞屬大司農亦珍貨所在也

之賜九虎士人四千錢衆重怨無鬪意九虎至華陰

回谿距隘北從河南至山于匡持數千弩乘堆挑戰

鄧曄將二萬餘人從閿鄉南出棗街作姑師古曰閿讀與聞同

作姑邪道所由也破其一部北出九虎後擊之六虎敗走史

熊王況詣闕歸死莽使使責死者安在皆自殺其四

虎亡師古曰六人敗走二三人三虎郭欽陳輦成重收散

卒保京師倉師古曰九人之中六人敗走三人保倉也鄧曄開武關

迎漢丞相司直李松將五千餘人至湖與曄等共攻

京師倉未下曄以弘農掾王憲為校尉將數百人北

度渭入左馮翊界降城略地李松遣偏將軍韓臣等

徑西至新豐與莽波水將軍戰波水走韓臣等追奔

遂至長門宮王憲北至頻陽所過迎降師古曰所至之處人皆來

迎而降附也大姓櫟陽申礪下邳王大皆率衆隨憲屬縣

繁巖春師古曰屬縣三輔諸縣也繁屬右扶風茂陵董喜

藍田王孟槐里汝臣盤屋王扶陽陵巖本杜陵屠門

漢書列傳

卷之九

凌稚隆曰
時李松一
段摹寫一
時不意甲
入城誅莽
情事亦以
見人心厭
亂之極云

漢書列傳

卷之六

頁

少之屬

師古曰姓屠門名少

衆皆數千人假號稱漢將時李松

鄧曄以爲京師小小倉尚未可下何況長安城當須

更始帝大兵到即引軍至華陰治攻具而長安旁兵

四會城下聞天水隗氏兵方到皆爭欲先入城貪立

大功鹵掠之利莽遣使者分赦城中諸獄囚徒皆授

兵殺豨飲其血與誓曰有不爲新室者社鬼記之更

始將軍史譙將度渭橋皆散走譙空還衆兵發掘莽

妻子父祖冢燒其棺槨及九廟明堂辟雍火照城中

或謂莽曰城門卒東方人不可信莽更發越騎士爲

衛門置六百人各一校尉十月戊申朔兵從宣平城

門入民間所謂都門也

師古曰長安城東出北頭第一門

張邯行城

門逢兵見殺王邑王林王巡麴惲等分將兵距擊北

闕下漢兵貪莽封力戰者七百餘人

師古曰獲莽當得封故貪之而

力戰會日暮官府邸第盡燬亡二日巳酉城中少年朱

弟張魚等恐見鹵掠趨謹竝和

師古曰衆羣行謹而自相和也和音平卧

反燒作室門斧敬法闕

師古曰敬法殿名也闕小門也謂斧斫之也

諱曰

反虜王莽何不出降火及掖庭承明黃皇室主所居

也莽避火宣室前殿火輒隨之宮人婦女號諱曰當

漢書列傳

卷之六

頁

奈何時莽紺袍服師古曰詭音啼紺深青而揚赤色也袍純也純為紺服也袍音均

帶璽韞持虞帝七首天文郎按拭於前師古曰拭所以占時日天

文日時加某莽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

兵其如予何莽時不食少氣困矣三日庚戌晨旦明

羣臣扶掖莽自前殿南下椒除師古曰除殿陛之道也椒取芬香之名也

西出白虎門和新公王揖奉車待門外莽就車之漸

臺欲阻池水猶抱持符命威斗公卿大夫侍中黃門

郎從官尚千餘人隨之王邑晝夜戰罷極士死傷略

盡馳入宮間關至漸臺師古曰間關猶言崎嶇展轉也見其子侍中

睦解衣冠欲逃邑叱之令還父子共守莽軍人入殿

中誦曰反虜王莽安在有美人出房曰在漸臺衆兵

追之圍數百重臺上亦弓弩與相射稍稍落去矢盡

無以復射短兵接王邑父子覺憚王巡戰死莽入室

下脯時衆兵上臺王揖趙博苗訢唐尊王盛中常侍

王參等皆死臺上商人杜吳殺莽取其綬校尉東海

公賓就故大行治禮師古曰公賓姓也就名也以先經治禮故識天子綬也見

吳問綬主所在曰室中西北隙間隙間也就識斬莽首

軍人分裂莽身支節肌骨鬻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師古

王世貞曰

而身失之者凡幾曰

莽曰驪曰

堅曰衍曰

存此豈其才不足耶一念之敬而才為

興資矣一念之意而

才為賢矣

曰三輔舊事云

公賓就持莽首詣王憲憲自稱漢大

將軍城中兵數十萬皆屬焉舍東宮妻莽後宮乘其

車服六日癸丑李松鄧曄入長安將軍趙萌申屠建

亦至以王憲得璽綬不輒上多挾宮女建天子鼓旗

收斬之傳莽首詣更始縣宛市百姓共提擊之師古曰提

擲也或切食其舌莽揚州牧李聖司命孔仁兵敗山東

聖格死仁將其眾降已而歎曰吾聞食人食者死其

事拔劍自刺死及曹部監杜普陳定大尹沈意九江

連率賈萌皆守郡不降為漢兵所誅賞都大尹王欽

及郭欽守京師倉聞莽死乃降更始義之皆封為侯

太師王匡國將哀章降維陽傳詣宛斬之嚴尤陳茂

敗昆陽下走至沛郡譙自稱漢將召會吏民尤為稱

說王莽篡位天時所亡聖漢復興狀茂伏而涕泣聞

故漢鍾武侯劉聖聚眾汝南稱尊號尤茂降之以尤

為大司馬茂為丞相十餘日敗尤茂并死郡縣皆舉

城降天下悉歸漢初申屠建嘗事崔發為詩師古曰

建至發降之後復稱說師古曰妄言建令丞相劉

賜斬發以徇史譙王延王林王吳趙閎亦降復見殺

凌稚隆曰

天下悉歸漢一傳絕結

詩

初諸假號兵人人望封侯申屠建既斬王憲又揚言
 三輔黠共殺其主吏民惶恐屬縣屯聚建等不能下
 馳白更始二年二月更始到長安下詔大赦非王莽
 子他皆除其罪故王氏宗族得全三輔悉平更始都
 長安居長樂官府臧完其獨未央宮燒攻莽三日死
 則按堵復故更始至歲餘政教不行明年夏赤眉樊
 崇等眾數十萬人入關立劉盆子稱尊號改更始更
 始降之赤眉遂燒長安宮室市里害更始民饑餓相
 食死者數十萬長安為虛城中無人行宗廟園陵皆
 發掘唯霸陵杜陵完六月世祖即位然後宗廟社稷
 復立天下艾安

更始元年

一旬與天

下悉歸漢

有相顧又

一摠結

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
 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
 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
 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
 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
 故得肆其姦隱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
 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其據顛覆之執險

漢書列傳

劉辰翁曰
晉詞古雅

蘇倫漢書
字原崔者

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迺始恣睢奮其

威詐。睢音呼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

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蹶然喪其樂生

之心。師古曰蹶然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

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壠發掘。害徧生民。辜

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

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

藝以文姦言。師古曰以六經同歸殊塗。俱用滅亡。皆

炕龍絕氣。非命之運。服虔曰易曰亢龍有悔。謂無德

也紫色蠅聲。餘分閏位。應劭曰紫色閏色蠅邪音也。服

虔曰言莽不得正王之命如聖王之驅除云爾。蘇林曰聖王

光武也為光武驅除也。師古曰言驅逐。蠲除以待聖人也。

於書中而虎乳之

師古曰書中

子之女生子文焉。邪夫

傳卷六十九 終

漢書列傳卷七十
叙傳上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於曹中而虎乳之

漢書列傳卷七十

叙傳上

班氏之先與楚同姓令尹子文之後也子文初生棄

於曹中而虎乳之

師古曰曹雲曹澤也春秋左氏傳曰楚若敖娶於邲生鬬伯比若敖

卒從其母畜於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文焉邲夫人使棄諸曹中獸乳之邲子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

遂使救之曹與夢同

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擇

如淳曰穀音構牛羊乳汁

曰構於音烏釋字或作菟並音塗

故名穀於擇字子文楚人謂虎班

其子以為號

師古曰子文之子

秦之滅楚遷晉代之

閒因氏焉

師古曰遂以班為姓

始皇之末班壹避陸於樓煩

陸

地字樓煩致馬牛羊數千羣值漢初定與民無禁當

孝惠高后時以財雄邊師古曰國家不設衣服車旗之禁故班氏以多財而為邊

地之雄豪出入弋獵旗鼓吹年百餘歲以壽終故北方

多以壹為字者師古曰馬邑人壹生孺孺為任俠州

郡歌之孺生長官至上谷守長生回以茂材為長子

令師古曰上黨之縣長讀如本字回生況舉孝廉為郎積功勞至上

河農都尉師古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大司農奏課連最入為

左曹越騎校尉成帝之初女為婕妤致仕就第貲累

千金徙昌陵昌陵後罷大臣名家皆占數千長安師古

曰占度也自隱度家之口數而著名籍也占音之瞻反況生三子伯旂釋伯少

受詩於師丹大將軍王鳳薦伯宜勸學召見宴昵殿

師古曰親戚宴飲會同之殿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拜為中常侍時

上方鄉學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

殿中師古曰金華殿在未央宮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異同於

許商遷奉車都尉數年金華之業絕出與王許子弟

為群在於綺襦統綉之間非其好也晉灼曰白綺之

師古曰純素也綺今細綾也並貴戚子弟之服家本北邊志節忼慨數求使

匈奴河平中單于來朝上使伯持節迎於塞下會定

鍾人傑曰
班史叙先
世處精采
特異足駕
子長

襄大姓石季羣輩報怨殺追捕吏師古曰報私怨而殺人吏追捕之又

殺伯上狀因自請願試守期月師古曰欲試定襄太守期音基上遣

侍中中郎將王舜馳傳代伯護單于傳音張戀反并奉璽

書印綬即拜伯為定襄太守師古曰即就也定襄聞

伯素貴年少自請治劇畏其下車作威吏民竦息伯

至請問耆老父祖故人有舊恩者迎延滿堂日為供

具執子孫禮郡中益施師古曰施解也見伯不用威刑故自解縱諸所賓

禮皆名豪懷恩醉酒共諫伯宜頗攝錄盜賊具言本

謀亡匿處伯曰是所望於父師矣師古曰齒為諸父尊之如師故曰父

師迺召屬縣長吏選精進掾史師古曰精明而進趨也分部收

捕及宅隱伏旬日盡得郡中震臬咸稱神明臬古歲栗字

餘上徵伯伯上書願過故郡上父祖冢有詔太守都

尉以下會師古曰同赴其所因召宗族各以親踈加恩施散

數百金北州以為榮長老紀焉道病中風既至以待

中光祿大夫養病師古曰受其秩俸而在家自養也賞賜甚厚數年

未能起會許皇后廢班健仔供養東宮李奇曰元后成帝母進

侍者李平為健仔而趙飛燕為皇后伯遂稱篤久之

上出過臨候伯伯惶恐起胝事胝古視字自大將軍薨後

元坤曰漢時有如此

師古曰
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
王鳳

師古曰富平定陵侯張放淳于長等始愛幸出為微

行行則同輿執轡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

侍中皆引滿舉白師古曰謂引取滿觴而飲飲訖舉

名也飲有不盡者談天大笑師古曰笑字也噱

則以此爵罰之噱笑聲也音其略反

時乘輿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已作長夜之樂

上以伯新起數目禮之師古曰目因願指畫而問伯

紂為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書云迺用婦人之言何

有踞肆於朝所謂眾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

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

也師古曰微子殷之卿士封於微爵稱子也殷紂亂

亂天命微子作誥告箕子比干而去紂其誥曰用

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我其發出式號式諱夫

狂吾家耄遜于荒事見尚書微子篇

雅所以流連也師古曰大雅蕩之詩曰式號式諱俾

連言作詩之人嗟歎而泣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

於酒上迺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放等不懌稍自引起更衣因罷出時長信庭林表適

使來聞見之孟康曰長信太后宮名也庭林表宮中

也林表官名耳後上朝東宮太后泣曰帝問顏色瘦

庭非官稱也師古曰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益求

黑師古曰謂比日也

漢書列傳

卷二十一

四

其比以輔聖德

比類也音必寐反

宜遣富平侯且就國上曰

諾車騎將軍王音聞之以風丞相御史奏富平侯罪

過上廼出放為邊都尉後復徵入太后與上書曰前

所道尚未效

張吳曰謂上所言班侍中本大將軍所舉宜寵異之

富平侯反復

來其能默虐

如淳曰富平侯張放復來太后安能默然不以為言

上謝曰請合

奉詔是時許商為少府師丹為光祿勳上於是引商

丹入為光祿大夫伯遷水衡都尉與兩師並侍中

如淳

曰兩師許商師丹

皆秩中二千石每朝東宮常從及有大政

俱使論指於公卿上亦稍厭游宴復修經書之業太

后甚悅丞相方進復奏富平侯竟就國會伯病卒年

三十八朝廷愍惜焉旃博學有俊材左將軍史丹舉

賢良方正以對策為議郎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

劉向校祕書每奏事

師古曰旃每奏校書之事

旃以選受詔進讀

羣書

師古曰於天子前讀書

上器其能賜以祕書之副時書不

布

師古曰謂不出之於羣下

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諸子

書大將軍白不許語在東平王傳

師古曰此言東平王求書不得而旃

獲賜祕書

旃亦早卒有子曰嗣顯名當世穉少為黃

門郎中常侍方直自守成帝季年立定陶王為太子

王維楨曰劉提自東平思王二形容祕書不易得

數遣中盾請問近臣

師古曰盾讀曰允百官表云詹事之屬官也漢舊儀云秩四百

石主微 穉獨不敢答

師古曰言其慎 哀帝即位出穉為西河

屬國都尉遷廣平相王莽少與穉兄弟同列友善兄

事旃而弟畜穉旃之卒也修總麻賻贈甚厚

師古曰送終者

許應元曰 布帛曰賻車馬曰贈

平帝即位太后臨朝莽秉政方

欲文致太平使使者分行風俗采頌聲而穉無所上

師古曰不稱符瑞及歌頌

琅邪太守公孫閱言災害於公府大司

空甄豐遣屬馳至兩郡諷吏民

師古曰遣言祥應而隱除災害也

劾閱空造不祥穉絕嘉應燹害聖政皆不道太后曰

不宣德美宜與言災害者異罰且後宮賢家我所哀

也

師古曰班婕妤有賢德故哀閱其家

閱獨下獄誅穉懼上書陳恩謝

罪願歸相印入補延陵園郎太后許焉食故祿終身

由是班氏不顯莽朝亦不罹咎

罹遭也

初成帝性寬進

入直言是以王音翟方進等繩法舉過而劉向莊鄴

王章朱雲之徒肆意犯上故自帝師安昌侯諸舅大

將軍兄弟及公卿大夫後宮外屬史許之家有貴寵

者莫不被文傷詆唯谷永嘗言建始河平之際許班

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虛內臧女寵

鍾人傑曰二語為一小結

至極不可尚矣。今之後起，天所不饗，什倍於前。永指

以刺譏趙李，亦無間云。師古曰：雖谷永嘗有此言，而意只在趙李耳。自餘劉向之

徒又皆不論班氏也。穉生彪彪字叔皮，幼與從兄嗣

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

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嗣雖修儒學，然貴老嚴之

術。師古曰：老老子，術也。嚴莊周也。栢生欲借其書。師古曰：栢譚。嗣報曰：若

夫嚴子者，絕聖棄智，修生保真，清虛澹泊，歸之自然。

獨師友造化，而不為世俗所役者也。漁釣於一壑，則

萬物不好其志。奸犯也。栖遲於一丘，則天下不易其

樂。不絀聖人之罔。師古曰：絀，讀與在。同。聖人謂周孔也。不驕驕君之餌。

師古曰：饁，古嗅字也。餌，謂爵祿君所。以制使其臣亦猶釣魚之設餌也。蕩然肆志，談者

不得而名焉。故可貴也。今吾子已貫仁誼之羈絆，繫

名聲之韁鎖，伏周孔之軌躅，馳顏閔之極摯。劉德曰：摯，至也。

人行之。所極至。既繫繫於世教矣，何用大道為自眩曜。師古曰：言

用老子莊周之道何為。昔有學步於邯鄲者，曾未得

其髣髴，又復失其故步，遂匍匐而歸耳。恐似此類，故

不進。師古曰：言不與其書。嗣之行已，持論如此。叔皮唯聖人之

道，然後盡心焉。張晏曰：固不欲言。父諱舉其字耳。年二十遭王莽敗

凌雅隆曰
此敘叔皮
因幼與從
兄嗣共遊
學而遂附
嗣報曰若
一書其
行已大概
云

世祖卽位於冀州時隗躡據壘右擁衆招輯英俊而
公孫述稱帝於蜀漢天下雲擾大者連州郡小者據
縣邑躡問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天下分裂數世
然後廼定其抑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
興在於一人也願先生論之對曰周之廢興與漢異

昔周立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强大師古曰本

根謂王室也枝葉謂諸侯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其執然也漢家

承秦之制並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

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危自上起

傷不及下故王氏之貴傾擅朝廷能竊號位而不懼

於民師古曰言無據援是以卽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

十餘年間外內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

不謀而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城者皆無七國世業之

資詩云皇矣上帝臨下有赫鑒觀四方求民之莫師古

曰大雅皇矣之詩也皇大也上帝天也莫定也言大矣天之視下赫然甚明監察衆國求人而定而授之

今民皆謳吟思漢鄉仰劉氏已可知矣躡曰先生言

周漢之執可也至於但見愚民習識劉氏姓號之故

而謂漢家復興疏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倚之師古

曰持偏持其足也音居蟻反時民復知漢虛既感踣言又愍狂狡

之不息廼著王命論以救時難其辭曰昔在帝堯之

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皋于稷

契咸佐唐虞光濟四海弈世載德師古曰載乘也言相因不絕至

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乎應

天順民其揆一也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

乎春秋師古曰謂士會歸晉其處者為劉氏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

沛澤則神母夜號以章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

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索之業然後精

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

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師古曰不紀而不為人所記而

得屈起在此位者也師古曰屈起時起也世俗見高祖興於布

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游說之士至

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

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

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

饑寒道路師古曰隸賤隸思有裋褐之褻儋石之畜師古曰褻謂親

身之所願不過一金然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

後世行曰
西漢書
臨雍狂狡
君臣義命
之分深切
著明矣

林希元曰
高祖起於
布衣奸雄
多緣其志
故就高祖
反覆議論
以破世俗
之見

有命也。况虐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

妄處哉。故雖遭羅陀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疆如梁

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師古曰質。鑊也。伏於鑊上。

而斬之也。鑊音竹林反。又况么。磨尚不及數子。師古曰么。磨皆微小之稱也。么音一堯反。磨音莫可反。

而欲闇奸天位者。虐。奸音干。是故駑蹇之

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棗稅之

材。不荷棟梁之任。師古曰棗。即籬上所謂柝也。稅。梁上短柱也。棗音節。字亦或作節。柝音之。

音之說反。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

師古曰。鼎卦九四爻辭也。餗。食也。音速。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桀共

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

賤。而汝也。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

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

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將。而

毋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毋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

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

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

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

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師古曰春秋史書記事之總稱。而况大丈夫

之事虛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毋知廢陵毋知

興審此四者帝王之分決矣分音扶問反蓋在高祖其興

也有五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

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

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出已從

諫如順流趣時如嚮赴師古曰嚮讀曰響如響之赴聲也當食吐哺

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寤戍卒之志

懷土之情師古曰洛陽近沛高祖來都關中故云斷懷土之情也高四駿其味

割肌膚之愛晉灼曰不立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

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

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任高祖而

夢與神遇師古曰任謂懷任也震電晦冥有龍蛇之怪及其長

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觀形

而進女秦皇東游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

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

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

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

斯度而苟昧於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力內不知命

禮歷古今
改總一
之意而
之能之

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鉄鉞

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若順也。超然遠覽。淵然

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分音扶。問反。覦音冀。覦音踰。

距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

之所咲。師古曰。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幾。讀曰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

祿其永終矣。知隗躒終不寤。迺避。墜於河西。河西大

將軍竇融嘉其美德。訪問焉。師古曰。每舉茂材為徐

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仕不為祿。所如不合

師古曰。不苟得祿。故學不為人博。而不俗言。不為華

述而不作。有子曰。固弱冠而孤。師古曰。固年二十也。作幽通之

賦。以致命。遂志。劉德曰。致極也。陳吉凶性命。遂明已之志。其辭曰。系高頊

之玄胄。今氏中葉之炳靈。應劭曰。系連也。胄。緒也。言已高陽顓頊之連緒也。顓

頊。北方水位。故稱玄中葉。謂今尹子文也。虎乳。故曰炳靈。繇凱風而蟬蛻兮。雄朔

野以颺聲。應劭曰。凱風。南風也。朔。北方也。言先祖自楚遷北。若蟬之蛻也。皇十紀而

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應劭曰。十紀。漢十世也。張晏曰。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成帝時。班況女為婕妤。行父子巨滔天而泯夏兮。

考遘愍。呂行誣。應劭曰。巨。王莽字。巨君也。張晏曰。彪遇王莽之敗。憂思歌誣也。滔。漫也。言

不畏天也。泯。滅也。夏。諸夏也。考。班固自言其父也。遘。遇也。愍。憂也。徒。歌曰。誣

終保已而貽

黃震曰。周之賦。幽通

將以致命。遂志也。然

氣攝而辭。戚固之不

得其死已。占於此經

曰。禍福將至。有開必

先其類。此矣。雖曰致

亦吾不信也。

也。

則兮。里上仁之所廬。師古曰言其父遭時濁亂以道自安終遺盛法而處仁者所居也。

懿前烈之純淑兮。窮與達其必濟。師古曰固自言美前人之餘業。

窮則獨善達能兼濟也。咨孤矇之眇眇兮。將圯絕而罔階。師古曰眇眇也。圯毀也。罔階。師古曰眇眇也。圯毀也。罔階。師古曰眇眇也。

眇微細也。圯毀也。罔自言孤弱懼將毀絕先人之跡無階路以自成。豈余身之足殉兮。

悼世業之可懷。師古曰殉營也。悼字與韙同。韙是也。懷思也。悼音于匪反。靖潛處

以永思兮。經日月而彌遠。匪黨人之敢拾兮。庶斯言

之不玷。蘇林曰拾音負拾之拾應劭曰拾更也。自謙不敢與鄉人更進也。魂煒煒與

神交兮。精誠發於宵寐。夢登山而迥眺兮。覲幽人之

髣髴。張晏曰幽人神人也。覲見也。音迪。檻薦藟而授余兮。眷峻谷曰

勿隄。師古曰檻執取也。言入峻谷者當舉藟藟可以免於顛墜猶處時俗者當據道義然後得用自

立故設此踰託以夢也。藟葛屬也。物昕寤而仰思兮。

心家蒙猶未察。孟康曰物昕早且也。覺寤思念未知其吉凶也。物音忽。昕音欣。黃神

邈而靡質兮。儀遺識以臆對。師古曰黃帝善占夢文遠無從得問準其識書

以意求其象也。賈誼曰。曰乘高而選神兮。道遐通而

不迷。師古曰登山見神故曰乘高也。葛絲絲於膠木

兮。詠南風以爲綏。應劭曰周南國風其詩曰南有膠木葛藟纍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膠木下垂之木也。綏安也。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

之所祗。師古曰詩小雅小宛之篇曰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惴惴恐懼之貌也。小旻篇曰戰戰兢兢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言恐墜陷也故云二雅之所祇既諄爾以吉象兮又申之

以爛戒師古曰諄告也爛明也諄音碎爛公迥反盍孟晉以迨羣兮辰倏

忽其不再服虔曰盍何不也孟勉也晉進也迨及也何不早進仕以及輩也辰時也倏忽疾也

言時疾過不再來也承靈訓其虛徐兮竚盤桓而且俟孟康曰虛徐懷

疑也佇惟天墜之無窮兮蠱生民之膻在晉灼曰蠱古鮮字膻

無幾也師古曰蠱少也言天地長久而人壽短促也紛屯亶與蹇連兮何艱多

而智寡孟康曰世艱難多智者少故遇禍也師古曰易屯卦六二爻辭曰屯如亶如蹇卦六四爻

辭曰往蹇來連皆謂險難之時也亶音竹延反連音力善反上聖寤而後拔兮豈

群黎之所御師古曰黎衆也言上聖之人猶遇紛難觀機能寤然後自拔文王姜里孔子

豈能豫禦之哉昔衛叔之御昆兮昆為寇而喪予

孟康曰御迎也昆兄也衛叔武管孺欲斃讎兮讎

迎兄成公成公令前驅射殺之管孺欲斃讎兮讎

作后而成已師古曰謂管仲射桓公中帶鈞桓公友國以為相也變化故而相

詭兮孰云豫其終始詭違也雍造怨而先賞兮丁繇惠

而被戮師古曰雍雍齒也丁丁公也巢取弔于適吉兮王膺慶於

所憾應劭曰粟孝景姬有子而以妬見廢王宣帝王健行也以無子為憂而以謹救得母元帝也適

古攸字也畔田宄其若茲兮北叟頗識其倚伏師古曰畔

亂貌也回宄轉旋之意也叟老人稱也淮南子曰北

塞上之人其馬無故亡入胡中人皆弔之其父曰此

何距不為福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

對曰此何距不為禍家富馬良其子好騎墮而折髀

人皆弔之對曰此何距不為福居一年胡夷大人丁壯者皆控弦而戰塞上之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老子德經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故頗識其倚伏單治裏而外凋兮

張修襍而內逼應劭曰單單豹也靜居其所以理五內處深山為虎所食張張毅也外修

恭敬廝徒馬圍皆與亢禮不勝其勞內吹中餘為庶

幾兮顏與冉又不得師古曰敗古聿字餘古和字聿

於禍難而顏回早死冉耕惡疾為善之人又不得其報也溺招路以從也兮謂孔

氏猶未可安惛惛而不施兮卒隕身虜世既鄧展曰

貌也葩避也溺築溺也路于路也論語稱築溺曰惛惛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言天下皆亂汝將用

誰變易之乎而于路安之卒不能避乃遇劇隕之游亂身死敵也惛音士高反葩音扶味反字本作辟

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為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五

位謂歲日月辰星也三所謂逢公所戎女烈而喪孝

憑神周分野所在后稷所經緯也孟康曰伯晉文公也歲在卯出歷

兮伯徂歸於龍虎西為虎也師古曰戎女驪戎之女謂驪姬也烈酷也

孝謂太子申生也伯言文公霸諸侯也徂往也言以龍往出以發還師以成性兮重醉行而自耦師古曰

虎歸入也名也性命也武王初觀兵於孟津入百諸侯不期而會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爾未知天性還師二年紂

殺比干囚箕子武王乃伐克之於是滅天命也重謂重耳晉文公名也耦合也文公初出奔至齊齊桓公

妻之有馬二十乘文公欲安之齊姜乃與子犯謀醉而遣之後遂反國與時會也震鱗祭于

夏庭兮市三正而滅周應劭曰易震為龍鱗蟲之長也祭洙也師古曰譚衰妙也

解在五行志三正歷夏殷周也巽羽化于宣宮兮彌五

辟而成災應劭曰易巽為鷄羽蟲也宣帝時未央宮

至平帝歷五世路軫廐中雌鷄化為雄元后統政之祥也道悠長而世短兮復冥默而不周

日復遠也周至也冥而王莽篡位胥仍物而鬼誨兮廼窮宙而達

幽應劭曰胥須也仍因也誨謀也易曰人謀鬼謀百

神極古今通幽微也媯巢姜於孺筮兮但筭祀于挈龜

也巢居也姜齊姓也孺少也陳完少時其父厲公使應劭曰媯陳姓

周史卜得居有齊國之卦也李奇曰筭數也祀年也周宣王

大雅縣縣之篇曰爰挈我龜言刻開之灼而卜之挈音口

宣曹興敗於下夢兮魯衛名謚於銘謚於銘謚

牧人夢衆魚與旗旒之祥而中興曹伯魯國人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謀亡曹而曹亡也孟康曰魯文成之

世童謬言稠父喪勞宋父以驕後昭公名稠遂死於野井定公名宋即位而驕衛靈公掘地得石梓其銘

曰靈公遂以爲謚妣聆呱而刻石兮許相理而鞠條

之母也石叔向之子也聽其啼聲刻知其後必滅羊舌氏許負相周亞夫從理入口當餓死鞠窮也條亞

夫所封也鞠告也道混成而自然兮術同原而分流

壹歸於自然人之所趨神先心以定命兮命隨行以師古曰

消息師古曰言神明之道雖在人心之前幹流遷其已定命矣然亦隨其所行以致禍福

不濟兮故遭罹而羸縮師古曰幹轉也言人之生各

各隨其所逢有遭遇不能必濟免於困厄

以致羸虧也三爨同於一體兮雖移盈然不忒孟康曰晉

大夫樂書書子鷹鷹子盈書賢而覆鷹鷹惡而害盈也師古曰樂書樂武子也鷹樂栢子也盈樂懷子也春秋左氏傳稱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樂氏乎樂鷹汰虐以其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人如周人之思邵公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樂鷹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鷹之惡實彰將於是乎在其後至襄公二十一年終為范宣子所逐而出奔楚自楚適齊二十三年自齊入于晉晉人遂滅樂氏也洞參差其紛錯兮斯眾兆之所惑周賈盪

而貢憤兮齊死生與既福孟康曰莊周賈誼也貢惑也憤亂也放盪惑亂死生禍福之

抗爽言以矯情兮信畏犧而忌鵬孟康曰莊周不欲為

所貴聖人之至論兮順天性而斷誼師古曰斷誼謂以誼斷之物

有欲而不居兮亦有惡而不避師古曰言當貴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則君

子不居死亡人之所惡處守孔約而不貳兮迺輔德

而無累師古曰孔甚也輔輕也言守其甚約執三仁

殊而一致兮夷惠舛而齊聲師古曰三仁紂賢臣也論語稱微子去之箕子

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論語又稱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

張柳下惠少連賦言微子箕子比干所行各異而並稱仁伯夷不義武王伐殷至于不食周粟而死柳下

惠三黜不去戀父母之木偃息曰蕃魏兮申重繭呂

存荆師古曰木段干木也客居魏魏文侯敬而禮之過其間未嘗不軼也秦欲伐魏或諫曰魏君賢

者是禮國人稱仁未可圖也秦遂止兵申謂申包胥荆即楚也繭足下傷起如繭也楚昭王時吳師入郢

昭王出奔中包胥如秦乞師踰越險阻魯繭重眠立於秦庭號哭七日秦哀公出師救楚而敗吳師昭王反國將賞包胥包胥辭曰吾所以

重繭為君耳非為身也逃不受賞師古曰紀紀信也脫漢王於難而為皓願志而弗營項羽所燒皓四皓也處商洛深山高

祖求之不得自養其志無所營屈疾少木之區別兮苟能實而必榮

要沒世而不朽兮迺先民之所程應劭曰侯維也張晏曰苟能有仁義

之道必有榮名也師古曰程止也言人之操行所尚不同立德立言期於不朽亦猶蘭蕙松柏各有本性馨烈材幹並擅貞芳此乃

古昔賢人以為正道也觀天罔之紘覆兮實棊謀

而相順應劭曰棊輔也謀誠也相助也師古曰尚書大誥曰天棊謀辭詩大雅蕩之篇曰天生烝

人其命匪諶易上繫辭曰天之所助者順也賦言天道惟誠是輔唯順是助故引以為辭也棊讀與匪同

諶音上林反謨先聖之大繇兮亦以蕙而助信劉德曰以

曰謨謀也繇道也以古鄰字詩小雅巧言之篇曰秩秩大繇聖人謨之論語稱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易

上繫辭曰人之所助者信也賦言若能謀聖人之大道有德者必為同志所依履信者必獲他人之助

虞韶美而儀鳳兮孔忘味於千載師古曰韶舜樂名也虞書舜典曰蕭

韶九成鳳凰來儀論語云孔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賦言孔子去舜千歲也素文信而

底麟兮漢賓祚于異代應劭曰底致也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文有視明禮脩之信

而致麟漢封其後為褒成及紹嘉公係殷後為二代之客精通靈而感物兮神動

氣而入微養游睇而獲號兮李虎發而石開師古曰

基也楚之善射者游睇流眄也楚王使由基射猿操弓而眄之猿抱木而號知其必見中也李李廣也夜

遇石以為猛獸而射之中石沒羽也非清誠其焉通今苟無實其孰信

射之中石沒羽也非清誠其焉通今苟無實其孰信

信合韻操未技猶必然今矧湛躬於道真師古曰矧况也湛讀

音新日耽躬親也射者微技猶能精誠感於猿登孔顛而

石況立身種德親耽大道而不倦者乎應劭曰顛太顛也孔子也

上下兮緯羣龍之所經應劭曰顛太顛也孔子也

孔子終始天道備矣孟康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已

日聖人作經賢者緯之也朝貞觀而夕化兮猶諠已

而遺形應劭曰貞正也觀見也諠忘也易曰天地之

也師古曰形已尚可遺忘况外物哉若胤彭而偕老兮訴來哲以通情

師古曰彭彭祖也老老聃也言有繼續彭祖之亂日

志升躡老聃之迹者則可與言至道而通情也亂日

天造少昧立性命兮應劭曰天道始造萬物

造草昧故賦引之復心弘道惟賢聖兮應劭曰復日復其見

天地之心乎論渾元運物流不處兮師古曰渾元地之氣也處止

語日人能弘道也保身遺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誼亦道用兮憂傷天

物黍莫痛兮師古曰黍辱也言不達性命自取憂昊

爾太素曷淪色兮傷為物所天既辱且痛莫過於此尚粵

其幾淪神域兮應劭曰尚上也粵於也易曰知幾永

平中為郎典校秘書專篤志於博學以著述為業或

譏以無功又感東方朔揚雄自論以不遭蘇張范蔡

之時曾不折之以正道明君子之所守故聊復應焉

沐布元曰
規復之極

解嘲中開
多有此說

其意以思
未後一結

師古曰孔
子墨翟也

也黠黠也
言志在明
道不暇安
居

昔人之上
務著作者
前列之餘
事耳

靜無為也
今吾子幸
游帝王之
世躬帶冕
之服

冠也浮英
華湛道德
言外則有
美名善譽
內則履道
崇德

也轡燕虎
之文舊矣
孟康曰轡
被也

卒不能攄首尾奮翼鱗振拔洿塗跨騰風雲師古曰

龍為喻也洿音一故反又首烏使見之者景駭聞之

者嚮震師古曰嚮讀曰響見景則駭徒樂枕經籍書

紆體衡門師古曰紆屈也衡上無所帶下無所根獨

攄意乎宇宙之外銳思於豪芒之內潛神默記恒以

年歲如淳曰恒音亘竟之亘師古曰宇宙之外言然

而器不賈於當已用不效於一世劉德曰賈響也師

身尚在猶言當雖馳辯如濤波擣藻如春華師古曰

濤擣布也藻文辭也猶無益於殿最意者且運朝夕之策定合

林希元曰
實意響也

年也賈音古雖馳辯如濤波擣藻如春華師古曰

舍著述而
攻進取

漢書列傳

卷七

二十一

會之計使存有顯號。亡有美謚。不亦優處。主人道爾而咲曰。師古曰道古。彼字咲貌也。若賓之言。斯所謂見執利之華。

聞道德之實。守突與之熒燭。未印天庭而覩白日也。

應劭曰爾雅東南隅謂之突。西南隅謂之奧。師古曰突與室中之二隅也。熒燭熒熒小光之燭也。突音三。

了反天。曩者王塗蕪穢。周失其御。侯伯方軌。戰國橫聲也。

驚於是。七雄號闕。分裂諸夏。應劭曰七雄秦及六國也。號音呼。交反。闕音呼。

龍戰而虎爭。游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其餘焱飛景附。煜雪其間者。蓋不可勝載。師古曰焱疾風也。煜雪光。

貌也。雪音下。當此之時。榻朽摩鈍。鈇刀皆能壹斷。榻按

也音女。角反。是故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虞卿以顧盼而

捐相印也。應劭曰魯連齊人也。齊圍燕。燕將保於聊城。魯連繫帛書於矢射與之。為陳利害。燕

將得之。泣而自殺。譏切魏新垣衍使不尊秦為帝。秦時圍邯鄲。為却五十里。趙遂以安。趙王以千金為魯

連壽不受。魏齊為秦所購。迫急走趙。趙相虞卿與齊有故。然愍其窮。於是解相印。間行與奔魏。公子無忌

也。蹶。也。距也。夫啾發投曲。感耳之聲。合之律度。淫蠅而不

可聽者。非詔夏之樂也。李奇曰蠅不正之音也。師古曰啾發啾啾小聲而發也。投

曲趣合屈曲也。感耳動應眾庶之耳也。然而不合律度。君子所不聽也。淫蠅非正之聲也。不謂蠅之鳴也。

因執合變偶時之會。風移俗易。乖忤而不可通者。

非君子之法也。師古曰雖偶當時之會。而不可以移風易俗。及至從人合

漢書列傳

卷七

二十一

之衡人散之亡命漂說。羈旅騁辭。漂浮也音商鞅挾

三術以鑽孝公。李斯奮時務而要始皇。應劭曰王霸

三術也師古曰王二也彼皆躡風雲之會。履顛沛之

執。師古曰顛沛僵仆也據微乘邪。以末一日之富貴。師古曰微

以要迎之時也微音工堯朝為榮華。夕而焦瘁。福不

盈。眦既溢於世。李奇曰當富貴之間視凶人且以自

悔。況吉士而是賴。虛也。賴利且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

以偽立。韓設辯以微君。呂行詐以質國。賈市賈說難

既首其身。廼囚秦貨。既貴。厥宗亦墜。應劭曰首音首

說難韓非書篇名也師古曰呂不韋初見子楚在趙而云此奇貨可居。故班氏謂子楚為秦貨耳。是

故仲尼抗浮雲之志。孟軻養浩然之氣。彼豈樂為迂

闊哉。道不可以貳也。方今大漢灑埽羣穢。夷險芟荒。

廓帝紘。恢皇綱。基隆於義農。規廣於黃唐。其君天下

也。炎之如日。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函容也

同是以六合之內。莫不同原共流。沐浴玄德。師古曰

之本也流者稟卯太和。枝附葉著。著音直譬猶少木

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毓與得氣者蕃滋。失時者

苓落。苓與參天墜而施化。豈云人事之厚薄哉。今子

漢書列傳

卷七

三

處皇世而論戰國。耀所聞而疑所覲。欲從旄敦而度

高。虜泰山。懷沈濫而測深。虜重淵。亦未至也。應劭曰。爾雅曰。

前高曰。旄丘如覆敦者。敦丘側出曰。沈泉正。出曰。濫泉。敦音丁。回反。度音徒。各反。沈音軌。賓曰。若

夫。鞅斯之倫。衰周之凶人。既聞命矣。敢問上古之士。

處身行道。輔世成名。可述於後者。默而已。虜主人曰。

何為其然也。昔咎繇謨虞。箕子訪周。師古曰。訪亦謀。言通帝

王。謀合聖神。殷說夢發於傅巖。周望兆動於渭濱。師古曰。

盧辯曰。曰說傳說也。望謂太公望。即呂尚也。釣於渭水。文王將出獵。卜之曰。所得非龍非螭。非豹非熊。乃帝王之

人。表列古。輔果遇呂尚於渭陽。與語大悅。曰。齊寧激聲於康衢。

人之聖賢。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曰太公望。漢良受書於邳沂。鄭氏曰。五達曰。康。四達曰。衢。沂。崖也。齊寧。寧戚也。聲

也。沂音牛斤反。皆埃命而神交。匪詞言之所信。信合韻音

新。故能建必然之策。展無窮之勲也。近者陸子優繇。

新語以興。鄭氏曰。優繇不仕也。董生下帷。發藻儒林。劉向司籍。

辯章舊聞。揚雄覃思。法言太玄。覃大也。深也。皆及昔君之

門闈。究先聖之壺奧。應劭曰。官中門謂之闈。官中巷謂之壺。壺音苦本反。婆娑

虜術藝之場。休息虜篇籍之囿。以全其質而發其文。

用納虜聖聽。列炳於後人。斯非其亞與。若迺夷抗行

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師古曰。夷。伯夷也。惠。柳下惠也。辱仕。謂為士師三黜也。

顏耽樂於箏瓢。孔終篇於西狩。師古曰謂作春秋止於獲麟也狩合韻音

守聲盈塞於天淵。真吾徒之師表也。且吾聞之一陰

一陽。天墜之方。廼文廼質。王道之綱。有同有異。聖喆

之常。故曰慎修所志。守爾天符。委命其已。味道之腴。

師古曰共讀神之聽之。名其舍諸。師古曰舍廢也諸

曰恭腴肥也則神明聽之。祐以福祿。賓又不聞。蘇氏之壁。韞於荆

石。隨侯之珠。藏於蚌蛤。虜。蚌即蚌字音平項反蛤音工合反歷世莫

眠。不知其將。含景耀。吐英精。曠千載而流。夜光也。應

龍潛於潢汙。魚鼉媒之。師古曰應龍龍有翼者潢汙停水也媒謂侮狎之也潢音

音烏不覩其能。奮靈德。合風雲。超忽荒而踈。顛蒼也。

師古曰踈以足據持也顛顛天也元氣踈汗故曰顛天其色蒼蒼故曰蒼天踈音戟故夫泥蟠

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先賤而後貴者。蘇隨之珍也。

昔闇而久章者。君子之真也。師古曰時闇有詩而闇也若廼牙曠

清耳於管絃。離婁眇目於彖分。師古曰牙伯牙也曠師曠也離婁明目者

也眇細逢蒙絕技於弧矢。班輸權巧於斧斤。師古曰

善射者也班輸即魯公輸班也一說班魯班也與良

樂軼能於相馭。烏獲抗力於千鈞。師古曰良王良也

也馭善馭也蘇鵠發精於鍼石。研桑心計於無垠。孟

也馭善馭也

蘇鵠發精於鍼石

孟

曰研古之善計也桑桑弘羊也和秦醫和也鵠扁鵲也垠厓也僕亦不任厠技於彼

列故密爾自娛於斯文師古曰密靜也安也

盧舜治曰孟堅叙傳準太史公自序故其首述班氏源流即大史公之叙世家也中述班叔皮王命論即太史公典天官論六家也其未述幽通一賦賓戲一篇以終焉即太史公抽石室金匱之書以續先人之世守也其意蓋謂已之漢家猶太史公之史記云

漢書列傳卷七十

叙傳下

固以為唐虞三代詩書所及世有典籍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故

曰巍巍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師古曰謂

武帝時司馬遷作史記編於百王之末厠於秦項之列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探纂前記綴輯所聞以述漢書起于

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

其行事旁貫五經上下洽通

師古曰固所撰諸表序及志經典之義在於是

也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

師古曰春秋考紀謂帝紀也而俗之學者

不詳此文乃云漢書一

其叙曰

師古曰自皇矣漢祖以下諸叙皆班固自

謂撰漢書意此亦依放史記之叙目耳史遷則云為其事作某本紀某列傳班固謙不言作而改言述蓋

避作者之謂聖而取述者之謂明也但後之學者不曉此為漢書叙目見有述字因謂此文追述漢書之

事乃呼為漢書述失之遠矣摯虞尚有此惑其餘曷足怪乎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實天生德聰明神武秦人不綱

罔漏于楚

師古曰言秦失綱維故高祖因時而起罔漏于楚謂項羽雖有害虐之心終免於患

也一說楚王陳涉初起後又破滅也爰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

旗迺舉粵蹈秦郊嬰來稽首董命創制三章是紀應

天順民五星同晷

晷景也

項氏畔換黜我巴漢

師古曰畔換強

恣之貌猶言跋扈也詩大雅皇矣篇曰無然畔換

西土宅心戰士憤怨

劉德曰宅

居也西方人皆居心於高祖猶係心也書曰惟眾宅心晉灼曰西土關西也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大

說皆宅心高祖

乘釁而運席卷三秦割據河山保此懷民

師古

曰保安也懷民懷德之人也

股肱蕭曹社稷是經爪牙信布腹心

良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述高紀第一

孝惠短世高后稱制罔顧天顯呂宗以敗

劉德曰罔無也顧念

也顯明也言呂氏無念天之明道者徒念王諸呂以至於敗亡

述惠紀第二高后紀

第三

太宗穆穆允恭玄默化民以躬帥下以德農不供貢

舉不收拏張晏曰除民田租之稅是不供貢也宮不新館陵不崇墓合墓

韻音我德如風民應如草國富刑清登我漢道述文

紀第四

孝景漚政諸侯方命孟康曰尚書云方命圮族言鯀之惡壞其族類吳楚七國亦然

克伐七國王室以定匪怠匪荒務在農桑著于甲令

民用寧康晉灼曰甲令即景紀今甲也述景紀第五

世宗曄曄思弘祖業曄曄盛貌疇咨熙載髦俊竝作師古曰疇

誰也咨謀也熙興也載事也謀於眾賢誰可任用故能興其事業也作起也厥作伊何百

蠻是攘恢我疆宇外博四荒恢廣也博大也武功既抗亦迪

斯文也進憲章六學統壹聖真封禪郊祀登祭百神本祭作狄

協律改正饗茲永平張晏曰改正謂從建寅之月也述武紀第六

孝昭幼冲冢宰惟忠燕益壽張實獻實聰壽音勳壽張誑也

舉人斯得邦家和同述昭紀第七

中宗明明寅用刑名寅敬也時舉傳納聽斷惟精李奇曰時

是也於是時也選用賢者傳讀曰敷虞書舜典曰敷納以言敷陳也謂有陳言者則納而用之柔遠

能邇輝燿威靈師古曰虞書舜典曰柔遠能邇柔龍安也能善也輝燿也音充善反

荒幕朔莫不來庭。

師古曰龍匈奴祭天之龍城朔北方也。

不顯祖烈尚

於有成述宣紀第八

孝元翼翼高明柔克。

師古曰翼翼敬也尚書洪範云高明柔克謂人雖有高明之度

而當執柔乃能成德也叙言元帝有柔克之姿也。

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師古曰故

老謂貢禹薛廣德也優繇謂寬容也亮直謂朱雲也。

外割禁罔內損御服離宮

不衛山陵不邑。

張晏曰不徙民著縣也。

閹尹之咎穢我明德。如

曰任弘恭石顯使為政以病其治也師古曰謂宮人為閹者言其精氣奄閉不泄也。一曰主奄閉門者尹

正也。此與疵同。述元紀第九

孝成煌煌臨朝有光威儀之盛如圭如璋壺闈恣禮

朝政在王。

師古曰趙謂趙皇后及昭儀也王謂外家王鳳王音等。

炎炎燎火亦

允不陽。

張晏曰天子盛威若燎火之陽今委政王氏不炎熾矣。

述成紀第十

孝哀彬彬克檻威神。

師古曰彬彬文質備也言哀帝念孝成之時權在臣下故自檻

待其威神也。檻執取也。

彫落洪支底刷鬲臣。

服虔曰彫落洪支廢退王氏也底致

也易曰鬲折足其形渥凶謂誅朱博王嘉之屬也。刷者厚刑謂重誅也音搯。

婉變董公惟

亮天功大過之困實撓實凶。

應劭曰以董賢為三公乃欲其成天功也易大

過卦棟撓凶言以小材而為棟梁不堪其任至於折撓而凶也。婉變美貌亮助也尚書舜典曰黃亮天功

故引之也。撓曲也音女教反。

述哀紀第十一

孝平不造新都作宰不周不伊喪我四海。

師古曰造成也遭家

業不成周頌曰閔予小子遭家不造故引之也言其自號宰衡而無周公伊尹之志也述平紀

第十二

漢初受命諸侯並政制自項氏十有八姓述異姓諸

侯王表第一

太祖元勳啓立輔臣支庶藩屏侯王並尊述諸侯王

表第二

侯王之祉祚及宗子公族蕃滋支葉碩茂茂合韻音莫口反

述王子侯表第三

受命之初贊功制符奕世弘業爵土迺昭師古曰贊功佐命之

功也亦大也

述高惠高后孝文功臣侯表第四

景征吳楚武興師旅後昆承平亦有紹土師古曰言景武之時

以軍功故封侯者多昭宣以後雖承平尚有以勳獲爵土者

述景武昭宣元成哀

功臣侯表第五

亡德不報爰存二代

師古曰二代謂殷周也言德澤深遠故至漢朝其子孫又受茅土以奉祭祀宰相外戚昭躉見戒張晏曰躉是也明其是者戒其非也述外

戚恩澤侯表第六

漢迺于秦有革有因迺至也循舉僚職並列其人晉灼曰循

音寵循之循又音才口反謂大略也

述百官公卿表第七

凌雅啓
按叙三起

下高祖終
于王莽之

謀乃此表
專述京本

人既預叙
惟是始而

此亦不明
言所以表

以今人之
致高歟

篇章博舉。通于上下。略差名號。九品之叙。述古今人

表第八。

元元本本。數始於一。張晏曰數之元本起於初九之一也。產氣黃鍾。造

計秒忽。劉德曰秒禾芒也忽蚺蛛網細者也秒音眇。八音七始。五聲六律。

劉德曰七始天地四方人之始也。度量權衡。歷筭造出。官失學微。六

家分乖。劉德曰六家謂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歷也。壹彼壹此。庶研其幾。述

律歷志第一

上天下澤。春雷奮作。劉德曰兌下乾上履坤下震上豫履禮也豫樂也取易象制禮

作樂師古曰易象曰上天下澤履雷出地奮豫故其引其文。先王觀象。爰制禮樂。

厥後崩壞。鄭衛荒淫。風流民化。漚漚紛紛。師古曰言上風既流

下人則化也漚漚流移也。紛紛雜亂也。漚音莫踐反。略存大綱。以統舊文。述禮

樂志第二

靈雷皆至。天威震耀。五刑之作。是則是效。師古曰易象辭曰雷

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故引之。威實輔德。刑亦助教。季世不詳。背

本爭末。師古曰不詳謂不盡用刑之理也周書呂刑曰告爾詳刑。吳孫狙詐。申商

酷烈。漢章九法。太宗改作。張晏曰改除肉刑也。輕重之差。世有

定籍述刑法志第三

厥初生民。食貨為先。割制廬井。定爾土田。什一供貢。

下富上尊。商以足用。茂遷有無。貨自龜貝。至此五銖。

揚摧古今。監世盈虛。師古曰揚舉也。摧引也。揚推者舉而引之。陳其趣也。摧音居。學

反述食貨志第四。

昔在上聖。昭事百神。類帝禋宗。望秩山川。明德惟馨。

永世豐年。季末淫祀。營信巫史。鄧展曰營惑也。大夫臚岱侯。

伯僭時。鄭氏曰臚岱季氏旅於太山是也。應劭曰僭時秦文公造西時祭天是也。師古曰旅陳也。

臚亦陳也。放誕之徒。緣閒而起。師古曰謂方士言神仙之術也。瞻前顧後。

正其終始。述郊祀志第五。

炫炫上天。縣象著明。師古曰炫炫光耀之貌。音胡。胡反。日月周輝。星

辰垂精。百官立法。宮室混成。張晏曰星辰有宮室百官各應其象以見。咎徵也。

降應王政。景以燭形。張晏曰王政失於此星辰變於彼。猶景之象形。三季

之後。厥事放紛。師古曰三季三代之末也。放失也。紛亂也。舉其占應。覽故

考新。述天文志第六。

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適叙。李奇曰河圖即八卦

也。洛書即洪範九疇也。三代寔寶。光演文武。春稷之占。咎徵是

舉。告往知來。王事之表。述五行志第七。

坤作墜執。高下九則。張晏曰易曰地勢坤。劉德曰九則九州土田上中下九等也。

自昔黃唐。經略萬國。燮定東西。疆理南北。師古曰燮和也。疆理

胡續崇曰
故紛言獄
非其獄者
也見左傳

謂立封疆而統理之

三代損益降及秦漢革剗五等制立郡縣

剗音初限反

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

夏乘四載百川是導唯河為難災及後代商竭周移

秦決南涯

服虔曰河竭而商亡移亦河移徙也如淳曰秦始皇本紀決河灌大梁遂滅之通為

溝入淮泗

自茲距漢北亡八支

服虔曰本有九河今塞餘有一也

文陘棗

野武作瓠歌

服虔曰陘音因文帝塞河於酸棗也張晏曰河決瓠子武帝親臨悼功不成而

作歌成有平年後遂滂沱

劉德曰成帝治河已平改元曰河平元年

爰及溝

渠利我國家述溝洫志第九

慮義畫卦書契後作虞夏商周孔纂其業纂書刪詩

綴禮正樂彖系大易因史立法

師古曰謂修春秋定帝王之文六學

既登遭世罔弘

師古曰罔無也無能弘大正道也

羣言紛亂諸子相

騰騰馳

秦人是滅漢修其缺劉向司籍九流以別

應劭

曰儒道陰陽法名墨從橫雜農凡九家

爰著目錄略序洪烈述藝文志

第十

上嫚下暴惟盜是伐

師古曰易上繫辭云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斯奪之矣上嫚下

暴盜思伐之矣引此言者謂秦胡亥之時

勝廣燹起梁籍扇烈

師古曰飛火曰燹扇

熾也烈猛也言陳勝初起而項羽烈盛也

赫赫炎炎遂焚咸陽宰割諸夏

命立侯王誅嬰放懷詐虐以亡述陳勝項籍傳第一

張陳之交游如父子。攜手遂秦。拊翼俱起。師古曰遂古遜字也

拊翼以鷄為喻言知將且則鼓擊其翼而鳴也據國爭權還為豺虎耳謀甘

公作漢藩輔述張耳陳餘傳第二

三枿之起本根既朽。劉德曰詩云包有三枿爾雅曰也喻魏齊韓皆滅而復起若

也喻魏齊韓皆滅而復起若枯楊生華曷惟其舊。應

曰易云枯楊生華暫貴之意橫雖雄材伏于海鳴沐

公受人從死言今橫不述魏豹田儋韓信傳第三

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尹江湖。張晏曰盜芮為春陽

今在江湖之間尹主也雲起龍襄化為侯王。襄舉也割有齊楚跨

制淮梁。張晏曰韓信前王齊徙楚英布王淮南彭越王梁也縮自同閉鎮我北

疆。應劭曰閉音杆盧縮與高祖同里楚名里門為閉德薄位尊非胙惟殃吳

克忠信胤嗣廼長述韓彭英盧吳傳第四

賈廛從旅為鎮淮楚。張晏曰劉賈晚乃從軍也廛古勤字言賈從軍有勤勞也澤

王琅邪權激諸呂溲之受吳疆土踰矩。師古曰矩雖法制也

戒東南終用齊斧。張晏曰齊斧越斧也以整齊天下也晉灼曰雖戒勿反而反竟用此

斧於吳也師古曰易云喪其齊斧故引以為辭述荆燕吳傳第五

太上四子伯兮早夭仲氏王代旃宅于楚。師古曰詩衛風云伯

莫書列傳

今竭今部風又曰仲氏任只比序方論

戊實淫缺平

高祖兄伯及仲故引二句為之辭也

陸廼紹師古曰楚王戊為薄太后服姦削東海郡遂與吳共反而誅景帝更立平陸侯禮續元王

之後其在京奔世宗正正合韻劬勞王室用侯陽

成子政博學三世成名師古曰謂劉德劉向劉歆俱有名聞述楚元王

傳第六季氏之誄辱身毀節信于上將議臣震栗張晏曰申意於上將

上將樊噲也欲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布曰噲可斬也時議臣皆恐信讀曰申欒公哭梁田

叔殉趙見危授命誼動明主布歷燕齊叔亦相魯民

思其政或金或社李奇曰魯人愛田叔死送之述李

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趙不辜淮厲自亡燕靈絕嗣

齊悼特昌掩有東土自岱徂海支庶分王前後九子

六國誅斃適齊亡祀城陽濟北後承我國張晏曰濟北王志吳

楚反後徙王菑川元朔中齊國絕悼惠王後唯有城

陽菑川武帝乃割臨菑環悼惠王冢以與菑川令奉

祀也適讀曰嫡趙趙景王匡漢社稷趙趙武述高五王傳第

八 猗與元勳包漢舉信劉德曰包取也包漢謂勸高祖且王漢中也舉信舉韓信也信

合韻音新鎮守關中足食成軍營都立宮定制修文平陽

玄默繼而弗革。師古曰革改也言曹參為相守靜民無為一遵蕭何約束不變改也

用作歌化我淳德。漢之宗臣。是謂相國。述蕭何曹參

傳第九。

留侯襲秦作漢腹心。劉德曰襲秦椎始皇於博浪沙中圖折武關解

阨鴻門。師古曰圖折武關謂從沛公入武關說令為疑兵又啗秦將以利勸因其怠懈擊之類也

推齊銷印。毆致越信。師古曰越彭越也信亦韓信也謂於垓下圍項羽時也信合韻

新音招賓四老。惟寧嗣君。陳公擾攘。歸漢廼安。弊范亡

項走狄擒韓。師古曰走狄謂解平城之圍也擒韓偽遊雲夢也六奇既設。我

罔艱難。安國廷爭。致仕杜門。絳侯矯矯。誅呂尊文。亞

夫守節吳楚。有勳述張陳。王周傳第十。

舞陽鼓刀。滕公廐騶。師古曰鼓刀謂屠狗也穎陰商販。曲周庸

夫攀龍附鳳。並乘天衢。乘登也述攀酈滕灌。傳斬周傳

第十一。

北平志古。司秦柱下。志記也司主也定漢章程。律度之緒。建

平質直。犯上干色。師古曰周昌先封建成侯蓋謂此也平字當作成廣阿之

塵。食厥舊德。張晏曰任敖也吏遇呂后不謹敖擊傷主吏也師古曰易訟卦六三爻辭曰食

舊德食猶饗也故安執節。責通請錯。蹇蹇帝臣。匪躬之故。師古

曰易蹇卦六二爻辭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此言申屠嘉召責鄧通請誅朝錯皆不為己身實有蹇蹇之

節也。述張周趙任申屠傳第十二。

食其監門。長揖漢王。畫襲陳留。進收敖倉。塞隘杜津。

王基以張。師古曰杜亦塞也。謂說令塞白馬津。買作行人。百越來賓。從

容風議。博我以文。李奇曰作新語也。師古曰博我以文章謂以文章開博我也。此言陸賈

嘗之也。敬繇役夫。遷京定都。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言劉敬由戍卒而來納說。內

強關中外。和匈奴。叔孫奉常。與時抑揚。稅介免冑。禮

義是創。師古曰稅舍也。介甲也。創始造之也。創合韻音初。良反。或。慙。或。謀。觀。國。

之光。師古曰詩小雅小旻之篇曰或慙或謀。易觀卦六四爻辭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故合而為

言。述酈陸朱婁叔孫傳第十三。師古曰本傳作朱劉終書其賜姓也。此言

未婁木其舊疾耳。

淮南僭狂。二子受殃。安辯而邪。賜頑以荒。敢行稱亂。

窘世薦亡。師古曰窘仍也。薦讀曰薦。薦再也。長遷死雍其于安又自殺也。述淮南衡

山濟北傳第十四。

蒯通壹說。三雄是敗。覆酈驕韓。田橫顛沛。被之拘係。

迺成患害。師古曰言伍被初不從王反。王繫其父母乃進邪謀。終以遇害也。充躬罔

極。交亂弘大。師古曰小雅青蠅之詩云讒言罔極。交亂四國。此叙言江充息夫躬之惡。引以

為辭也。述蒯伍江息夫傳第十五。

萬石溫溫。幼寤聖君。師古曰言萬石幼而恭謹。感寤高祖以見識拔也。詩小雅小宛

之篇曰温温恭人宜爾子孫。天天伸伸。師古曰詩周南螽斯之篇曰宜爾子孫振

振今伸伸天天謂和舒之貌此言萬石子孫既多又皆和睦故引以為辭也慶社于齊不

言動民。鄧展曰慶為齊相齊為立社也衛直周張。淑慎其身。師古曰

燕之篇曰終温且惠淑慎其身述萬石衛直周張傳

第十六。

孝文三王代孝二梁。師古曰代孝王參及梁孝王武梁懷王揖懷折亡嗣。

孝乃尊光。師古曰折謂天也內為母弟。外扞吳楚。怙

寵矜功。僭欲失所。思心既霽。牛旤告妖。音莫候反帝

庸親親。厥國五分。師古曰庸用也。用親親之道故分梁為五國。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太

子買為梁王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為濟陰王德不堪寵。四

支不傳。師古曰謂孝王支子四人封為王者皆絕於身不傳亂嗣唯梁恭王買有後耳其事俱在

本傳述文三王傳第十七。

賈生矯矯。弱冠登朝。師古曰矯矯高舉之貌也。合韻音驕遭文叔聖。屢

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是據。建設藩屏。以強守圉。合圍

韻音御吳楚合從。賴誼之慮。師古曰勸文帝大封梁淮陽梁卒距吳楚不得令西

也從音子庸反述賈誼傳第十八。

子絲慷慨。激辭納說。師古曰爰盜字絲此加子者子是嘉稱以偶句耳檻轡

正席。顯陳成敗。師古曰檻執取也。亦或作擘錯之瑣材。智小謀大。

師古曰易下繫辭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既如力少而任重鮮不及矣此叙言鼂錯所以及禍

錯傳第十九

釋之典刑國憲以平馮公矯魏增主之明師古曰矯正也正言

其長孺剛直義形於色下折淮南上正元服師古曰淮南王

謀反憚黯正直武帝不冠不見黯故云下折淮南上正元服也元首也故謂冠為元服莊之推

賢於茲為德述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榮如辱如有機有樞劉德曰易曰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張晏曰乍榮乍辱如辭也

自下摩上惟德之隅師古曰詩大雅抑之篇曰抑抑威儀惟德之隅言有廉隅也此

傳第二十一敘言賈山直詞刺上亦為方正也賴依忠正君子采諸述賈鄒枚路

魏其翩翩好節慕聲翩翩自喜之貌灌夫矜勇武安驕盈凶

德相挺既敗川成師古曰挺謂柔挺也音式延反安國壯趾王恢兵

首孟康曰易壯于趾征凶安國臨當為丞相撞車蹇後為將多所傷失而憂死此為不宜征行而有凶

也師古曰壯于趾大壯初九爻辭也壯傷也彼若天

命此近人咎師古曰彼韓安國也此王恢也壯趾天命也謀兵人咎也述竇田灌

韓傳第二十二

景十三王承文之慶師古曰言景帝庸三耳所以子皆得王者由文帝之德慶流子

漢書及傳

孫也慶合韻音卿魯恭館室江都諺輕師古曰諺謂輕狡也音初教反趙敬

險諛中山淫醬師古曰諛辯也一曰佞也音詠合韻音榮長沙寂漠

廣川亡聲膠東不亮常山驕盈如淳曰亮信也聞淮南謀反作戰具守備

後辭及之發病死是為不信於漢朝四國絕祀河間賢明李奇曰臨江哀王闕臨江

閔王榮膠西于王端清河哀王乘皆無子國除禮樂是修為漢宗英述景十

三王傳第二十三

李廣恂恂實獲士心控弦貫石威動北隣師古曰北隣謂匈奴

也躬戰七十遂死于軍敢怨衛青見討去病陵不引

決忝世滅姓忝辱也蘇武信節不詘王命信讀日申述李廣

蘇建傳第二十四

長平栢栢上將之元師古曰栢栢武貌也元首也薄伐獫狁恢我

朔邊恢廣也戎車七征衝軻閑閑鄧展曰軻兵車名也音彭合圍單

于北登闐顏票騎冠軍焱勇紛紜師古曰如焱之勇紛紜然盛也長

驅六舉電擊雷震師古曰六舉凡六出擊匈奴也震合韻音之人反飲馬翰

海封狼居山西規大河列郡祁連張晏曰置郡至祁連山述衛

青霍去病傳第二十五

抑抑仲舒再相諸侯師古曰爾雅云抑抑密也身修國治致仕縣

車下帷覃思論道屬書讜言訪對為世純儒師古曰讜善言

也訪對謂對所訪也

述董仲舒傳第二十六

文豔用寡子虛烏有寓言淫麗託風終始寓寄也多識

搏物有可觀采蔚為辭宗賦頌之首師古曰蔚文綵盛也音鬱述

司馬相如傳第二十七

平津斤斤晚躋金門師古曰斤斤明察也躋升也金門金馬門也既登爵

位祿賜願賢師古曰願養也謂引招賢人而養之布衾踈食用儉飭身

卜式耕牧以求其志忠寤明君廼爵廼試兒生壘壘

束髮修學勉也偕列名臣從政輔治述公孫弘卜式

兒寬傳第二十八

張湯遂達用事任職媚茲一人日盱忘食師古曰詩大雅下武

之篇曰媚茲一人應疾慎德一人天子既成寵祿亦

也媚愛也此叙言張湯見愛於武帝篇曰仲氏任只其心塞

羅咎隱安世溫良塞淵其德師古曰詩邶風燕燕之

且深也此叙言子孫亦有之子孫遵業全祚保國

述張湯傳第二十九淵淵深也塞實也謂其德既實

杜周治文唯上淺深師古曰言觀天子之意用取世資幸而免

身延年寬和列于名臣欽用材謀有異厥倫師古曰倫類也

言異其本類述杜周傳第三十

博望杖節收功大夏貳師秉鉞身釁胡社李奇曰李廣利胡殺

之以其血塗社也師古曰麩者以血祭耳非塗之血也致死為福每生作既師古

日每貪也張騫致死封侯李廣利求生而死也述張騫李廣利傳第三十一

烏呼史遷薰胥以刑晉灼曰齊韓魯詩作薰薰師也從人得罪相坐之刑也師古曰

詩小雅雨無正之篇曰若此無罪淪胥以鋪胥相也鋪徧也言無罪之人遇於亂政橫相牽率徧得罪也

韓詩淪字作薰薰者謂相薰蒸亦漸及之幽而發憤義耳此叙言史遷因坐李陵橫得罪也

迺思迺精錯綜羣言古今是經勒成一家大略孔明

述司馬遷傳第三十二

孝武六子昭齊亡嗣如淳曰昭帝及齊王無嗣也嗣合韻音祚燕刺謀逆

廣陵祝詛昌邑短命昏賀失據戾園不幸宣承天序

序合韻音似豫反述武五子傳第三十三

六世眈眈其欲洩洩師古曰六者謂武帝也易頤卦六四爻辭曰虎視眈眈其欲洩洩洩眈眈威視之貌也洩洩欲利之貌也文武方作是

庸四克晉灼曰方並也師古曰言並任文武之臣是用克開四方也助偃淮南數

子之德不忠其身善謀於國師古曰淮南謂淮南王安諫武帝不宜興兵討

也述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

東方瞻辭談諧倡優譏苑扞偃正諫舉郵師古曰郵與尤同尤

也過懷肉汗殿施張沈浮述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葛繹內寵屈釐王子師古曰公孫賀妻衛皇后姊故云內寵也千秋時發

漢書列傳

宜春舊仕

張晏曰千秋訟衛太子寃發言值時也宜春侯王訢也

敞義依霍庶

幾云已

如淳曰若此人無益於治可為庶幾而已也敞楊敞義蔡義

弘惟政事萬

年容已咸睡厥誨孰為不予述公孫劉田楊王蔡陳

鄭傳第三十六

王孫羸葬建廼斬將雲廷訐禹福逾刺鳳

逾遠也

是謂

狂狷敞近其衷

師古曰衷中也此言朱雲以上蓋狂狷耳云敞之操近於中行也衷音竹

仲述楊胡朱梅云傳第三十七

博陸堂堂受遺武皇擁毓孝昭末命導揚

劉德曰武帝臨終之

命霍光能導

遭家不造立帝廢王權定社稷配忠阿

衡懷祿耽寵漸化不詳陰妻之逆至子而亡

師古曰陰謂覆

之蔽秣侯狄孛虔恭忠信

師古曰匈奴休屠王之子故曰狄孛音妬信合韻音新

奕世載德貽于子孫

貽延也音弋取反

述霍光金日磾傳第

三十八

兵家之策惟在不戰營平皤皤立功立論

師古曰皤皤白髮貌

也音蒲何反

以不濟可上諭其信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晏子對齊景公曰君所謂

可而有不焉臣獻其不以成其可此叙言宣帝令擊西羌充國不從固上屯田之策也

武賢父

子虎臣之俊述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義陽樓蘭長羅昆彌安遠日逐義成郅支陳湯誕節

漢書列傳卷之七

救在三愆鄭氏曰三愆謂劉向谷永耿育皆訟救會

宗勤事疆外之策述傳常鄭甘陳段傳第四十

不疑膚敏應變當理劉德曰膚美也敏疾也言於闕

辭霍不婚遂遁致仕遁讀與疏克有終散金娛老定

國之祚于其仁考廣德當宣近於知耻師古曰當為

宣也言廣德平當彭宣三人不苟於祿位並為知耻

也本傳贊曰薛廣德保懸車之榮平當遂巡有耻彭

宣見險而止異乎述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苟患失之者矣四皓遊秦古之逸民不營不板嚴平鄭真應劭曰爵

其志威武不能屈其身也易曰不吉困于賀涅而不

可榮以祿又曰雖手不可板也緇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師古曰言天性紫白者雖處

韻音側舍惟正身勝死善道郭欽將謂近遜之好應

仕反第四十二曰易曰好遜君子吉言道暴亂之述王貢兩龔鮑傳

世好以和順遜去不離其害也扶陽濟濟聞詩聞禮玄成退讓仍世作相仍頻漢之

宗廟叔孫是謨革自孝元諸儒變度如淳曰造送毀

合韻國之誕章博載其路師古曰誕大也謂憲述章

音慕賢傳第四十三

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黜凶害天子是毗鄧展曰師

也師古曰尚書洪範云惟辟作威言威權者唯人君得作之耳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尹氏太師惟周之氏秉國之鈞四方是維天子是毗言大臣之職輔佐天子者也此叙言魏相欲崇君道而黜私權故引書詩以為博陽不伐含弘光大天誘其衷慶流苗裔述言也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古往知來幽贊神明

師古曰易上繫辭曰神以知來知以藏往言著卦之德兼神知

也說卦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言欲深致神明之道助以成教故為蓍卜也苟

非其人道不虛行

師古曰下繫之辭也言人能弘道非其人則不能傳學微術

昧或見仿佛疑殆匪闕違眾迕世

師古曰此叙言術士不闕疑殆故遣

禍難

淺為尤悔深作敦害

師古曰尤過也敦厚也

述睦兩夏侯

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廣漢尹京克聰克明延壽作翊既和且平矜能託上

俱陷極刑翁歸承風帝揚厥聲

張晏曰受任為右扶風卒宣帝下詔褒揚

賜金

敞亦平平文雅自贊

師古曰平讀曰便便辨也贊助也以文雅助治術也

一說贊進也以文雅自進也

尊實赳赳邦家之彥

師古曰赳赳材勁貌也音糾

章死非辜士民所歎述趙尹韓張兩王傳第四十六

寬饒正色國之司直豐絜好剛輔亦慕直

師古曰絜是也音烏

反奚皆陷狂狷不典不式

師古曰典經也式法也

崇執言責隆持

官守

如淳曰崇為尚書僕射是言責之官也哀帝及傳太后欲封從弟商崇諫不聽也晉灼曰隆諫

武庫兵不宜以給董賢家此為特官守也

寶曲定陵並有立志鄧展曰孫寶曲撓定

何傳第四十七

長倩慎慎覲霍不舉蘇林曰慎慎行步安舒也師古曰不肯露索而見霍光故不得

遇宣廼拔傳元作輔不圖不慮見躓石許大官也慎音弋於反

師古曰詩小雅兩無正之篇云旻天疾威不慮不圖也慮思也圖謀也此叙言望之思謀不詳卒為石顯及許史所顛躓

述蕭望之傳第四十八也躓音竹二反

子明光光發述西疆列於禦侮厥子亦良述馮奉世

傳第四十九

宣之四子淮陽聰敏師古曰敏疾也合韻音美舅氏遠蔭幾陷大

理師古曰遠蔭口柔觀人顏色而為辭佞者也言淮陽憲王舅張博為詔辭幾陷王於大罪也遠音渠蔭音除幾音鉅依反楚孝惡疾東平失軌師古曰惡疾謂青病也軌法則也中

山凶短毋歸戎里張晏曰戎氏女歸戎氏之里也元之二王孫後大

宗孟康曰謂哀平帝昭而不穆大命更登鄧展曰昭而不穆有父無子張晏曰

大命帝位也述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樂安裒裒古之文學師古曰裒裒盛貌也音弋救反學合韻音下敘反民具

爾瞻困于二司師古曰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曰赫赫

重下所瞻望而乃為不善乎深責之也此叙言匡衡

失德不終相位故引以為辭耳二司者司隸校尉王

漢書列傳 卷之十一 四

尊劾奏衡追奏石顯楊著先帝任用輕覆之臣司隸校尉王駿劾奏衡專地盜土也司合韻音先寺反

安昌貨殖朱雲作媼晉灼曰媼醜也師古曰朱雲廷言欲斬張禹是為醜惡之媼媼

音歌合韻音丘吏反博山惇慎受莽之疾師古曰疾病也孔光後更曲意從莽之欲

以病其德行也述匡張孔馬傳第五十一

樂昌篤實不撓不詘遘閔既多是用廢黜師古曰詩

遘閔既多受侮不少遘遇也閔病也此叙言王商深為王鳳所排陷也武陽殷勤輔導

副君既忠且謀饗茲舊勳高武守正因用濟身師古曰言

傳喜不阿附傳太后故得免禍述王商史丹傳喜傳第五十二

高陽文法楊鄉武略政事之材道德惟薄位過厥任

鮮終其祿博之翰音鼓妖先作劉德曰易曰翰音登于天真凶上九處非

其位亢極故何可長也位在上高故曰翰音博拜時聞有鼓聲也師古曰翰音登于天中孚卦上九爻辭也翰音高飛而且鳴喻居非其位聲過其實也述薛宣朱傳傳第五十三

高陵修儒任刑養威用合時宜器周世資義得其勇

如虎如貌進不跬步宗為鯨鯢師古曰半步曰跬音空縈反述翟

方進傳第五十四

統微政缺災眚屢發永陳厥咎戒在三七鄴指丁傳

略窺占術述谷永杜鄴傳第五十五

哀平之卹丁傳莽賢武嘉戚之乃喪厥身高樂廢黜

漢書列傳 卷之十一 四

威列貞臣。述何武王嘉師丹傳第五十六。

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輟而覃思。

草法纂玄。師古曰輟止也。纂與撰同。言止不復作賦。草創法言及撰太玄經也。斟酌六

經。放易象論。師古曰放音甫。往反論論語也。潛于篇籍。以章厥身。章明

也。述楊雄傳第五十七。

獷獷亡秦。滅我聖文。師古曰獷獷。麤惡之貌。言無親也。獷音獷。漢存其業。

六學析分。是綜是理。是綱是紀。師徒彌散。著其終始。

師古曰散謂分派也。述儒林傳第五十八。

誰毀誰譽。譽其有試。師古曰此叙言人之從政可試而知也。泯泯羣黎。

化成良吏。師古曰黎衆也。言羣衆無知從吏之化而成俗也。淑人君子。時同

功異。沒世遺愛。民有餘思。述循吏傳第五十九。

上替下陵。姦軌不勝。猛政橫作。刑罰用興。曾是強圉。

培克為雄。師古曰詩大雅蕩之篇曰曾是強圉。曾是培克。強圉。強梁禦善也。培克好聚歛克害人也。言任用此人為虐。報虐以威。殃亦凶終。師古曰於下也。培音平。戾反。

刑曰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言哀矜不辜之人。橫被殺戮。乃報荅為虐者以威而誅絕也。述

酷吏傳第六十。

四民食力。罔有兼業。大不淫侈。細不匱乏。蓋均無貧。

遵王之法。師古曰言為政平均不相陵奪。則無貧匱之人也。靡法靡度。民肆

其詐。偏上并下。荒殖其貨。荒大也。侯服玉食。敗俗傷化。

述貨殖傳第六十一。

開國承家。有法有制。家不臧甲。國不專殺。殺合韻音所例反。

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是謂。如淳曰台我也我國

家也匡正也台音怡述游俠傳第六十二

彼何人斯。竊此富貴。營損高明。作戒後世。師古曰詩小雅巧言

之篇刺讒人也其詩曰彼何人斯居河之糜賤而惡之也此叙亦深疾佞幸之人故引詩文以譏之營惑也

述佞幸傳第六十三。

於惟帝典。戎夷猾夏。師古曰於歎辭也帝典虞書舜典也載舜命咎繇作士戒之曰

蠻夷猾夏猾亂也夏諸夏也於讀曰烏周宣攘之。亦列風雅。宗幽既昏。

淫于褒女。師古曰宗幽幽王居宗周也戎敗我驪。遂亡酆鄩。張晏曰申

侯與戎共伐周敗於驪山下遂殺幽王平王東徙都成周大漢初定。匈奴強盛。圍

我平城。寇侵邊境。境合韻音竟至于孝武。爰赫斯怒。王師

雷起。霆擊朔野。宣承其末。廼施洪德。震我威靈。五世

來服。師古曰自宣至平凡五帝王莽竊命。是傾是覆。備其變理。為

世典式。述匈奴傳第六十四。

西南外夷。種別域殊。南越尉佗。自王番禺。攸攸外寓。

閩越東甌。攸攸遠貌爰泊朝鮮。燕之外區。漢興柔遠。與爾

剖符

師古曰柔安也剖符謂封之也

皆持其屨。乍臣乍驕。孝武行師。

誅滅海隅。述西南夷兩越朝鮮傳第六十五。

西戎卽序。夏后氏表。

師古曰表明也明以德化也

周穆觀兵。荒服

不旅。

張晏曰觀示也旅陳也犬戎終王而朝周穆王以不享征之是以荒服不陳於廷也

漢武

勞神。圖遠甚勤。王師驛驛。致誅大宛。

師古曰小雅四牡之詩曰四牡

駢駢驛驛駱馬驛驛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此叙言漢遠征西域人馬疲弊也驛音宅丹反

娒娒公

主。廼女烏孫。

師古曰娒士支反娒娒好貌也女妻也音乃據反言漢以好女配烏孫也使

命廼通。條支之瀕。

師古曰瀕涯也

昭宣乘業。都護是立。總督

城郭三十有六。修奉朝貢。各以其職。述西域傳第六

十六。

詭矣禍福。刑于外戚。

師古曰詭違也言禍福相違終始不一也

高后首命

呂宗顛覆。薄姬碌魏。宗文產德。

如淳曰薄姬在魏許負相當生天子魏豹

聞負言不與漢遂禽而死也碌古墜字

竇后違意。考盤于代。

師古曰詩衛風曰考

盤在澗考成也盤樂也此叙言竇姬初欲適趙而向代違其本意卒以成樂也

王氏仄微。世

武作嗣。子夫旣興。扇而不終。

扇熾也

鉤弋憂傷。孝昭以

登。上官幼尊。類禡厥宗。

應劭曰詩云是類是禡禮將征伐告天而祭謂之類告以

事類也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言上官后雖幼尊貴家族以惡逆誅滅史娒王悼。身遇不祥。及宣饗國。二族

史娒音莫暇反

後光恭哀產元天而不遂。邛成乘序。履尊三世。張晏曰至

成帝乃崩也乘序謂登至尊之處也飛燕之妖禍成厥妹。下傳僭恣。自

求凶害。中山無辜。乃喪馮衛。師古曰馮昭儀中山孝王母也為傅氏所陷衛

姬中山孝王后也為王莽所滅惠張景薄。武陳宣霍。成許哀傳。平王

之作。事雖歆羨。非天所度。師古曰作起也度居也言惠帝至平帝王皇后七人

時雖處尊位人心羨慕以非天意所居故終用不昌也度音徒各反怨咎若茲。如何不

恪。恪敬也述外戚傳第六十七。

元后娠母。月精見表。娠音身遭成之逸。政自諸舅。師古曰言

成帝貪日逸樂而委政於王氏陽平作威。誅加卿宰。師古曰謂王成

都煌煌。假我明光。煌煌熾貌曲陽歆歆。亦朱其堂。師古曰歆歆氣

盛也音許驕反新都亢極。作亂以亡。述元后傳第六十八。

咨爾賊臣。篡漢滔天。行驕夏癸。虐烈商辛。張晏曰桀名癸紂名

辛偽稽黃虞。繆稱典文。眾怨神怒。惡復誅臻。張晏山復周也

臻至也十二歲歲星一復莽稱帝十三歲而見誅也左氏傳曰美惡周必復百王之極。究

其姦。昏述王莽傳第六十九。

凡漢書叙帝皇。張晏曰十二紀也列官司。建侯王。張晏曰百官表及諸

侯王表也準天地。統陰陽。張晏曰準天地天文志也統合也陰陽五行志也闡元

極。步三光。張晏曰闡大也元始也極至也三光日月星也大推上極元始以來及星辰度數謂

律歷分州域物土疆。張晏曰地理及溝洫志也窮人理該萬方。張

志日人理古今人表萬方謂郊祀志有日月星辰天下山川人鬼之神

日藝文總百氏贊篇章。贊明也函雅故通古今。張晏曰包含雅

訓之故及正文字惟學林。師古曰信惟文學之林藪也凡此總說帝紀表志列

傳備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術藝文章汎述叙而

傳第七十。

劉知幾曰馬遷叙傳後歷寫諸篇各叙其意既而班固變為詩體篇有一章事多者則約之以使少理小者則張之以令大名實多爽詳略不同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使其條貫有序歷然可閱

漢書列傳卷七十 終

文化甲

